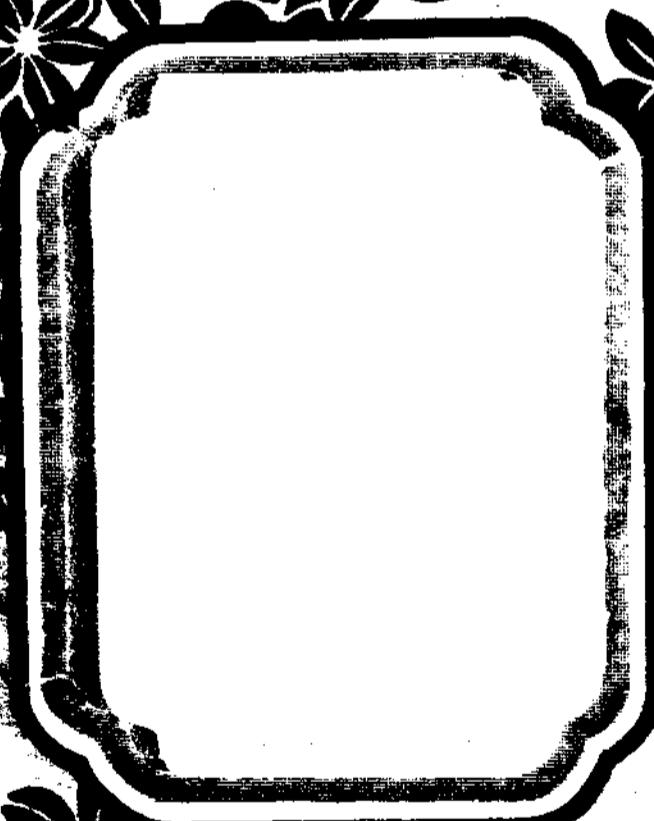


茶屋余桂閣

日本製
24



The Bird

大馬上 東書局 印行

美 目 眺 古

犯香卷名平治



幹主鵝瘦周

紫

羅

蘭

第三卷
第二十一號

印書大上海
行局東海



紋盤牌香烟

香清味美

漂亮人宜吸
最漂亮的紋
盤牌香烟



大光明戲院

(址原場舞跳登爾卡號十五路寺安靜)

(九三六三三一八三六三三話電)

大光明爲上海最新式最偉大之影戲院。
大光明之地點最優良。交通最便利。

大光明之建築最偉大。裝飾最華麗。設備最周全。有茶室酒排間會客間吸煙室等。座位共一千四百餘。舒適異常。

大光明之音樂班。有歐美著名樂師二十一人之多。樂藝無一不精。并有大風琴一架。發音宏美。爲其地影戲院所未有。

大光明之映片機。爲最新式者。機師亦係十餘年之斷輪老手。

大光明之影片。已向英美法德諸大影片公司。購得一百餘種。凡艷情哀情軍車冒險滑稽等等。無所不備。且皆首先開映。不映他院映過之片。

大光明之座價。最爲低廉。日場三時五時半。
爲四角六角一元。夜場九時一刻。爲六角一元
元半二元。

高亭唱片 爲唱

片中之霸王

音調正確

聲響高朗

家庭備之

如與諸名伶聚首一堂

南京路心聲公司
福州路洋洋公司均有寄售



非貨高不敢使人比較

硬

幸各界注意勿再上當

陳釀質清 混濁者必係劣品

正三十五年陳 金葉 雙獅牌白蘭地之

實際上優點……醉後不渴上口和潤飲後有加倍
力量善飲者一經嘗試立能辨明



外表上優點……將任何老牌與金葉雙獅牌白蘭地同置一處在
亮光中比看則清濁立分優劣顯見一經嘗試保

君不忍釋手

總經理上海義成公司

同孚路壹壹九九號
電話三一四四三號

經理信源行江西路一號三洋涇橋口電話一二五〇〇

先施 蘭華 冠生園 康成 廣同昌及各大洋酒食物店均有經售

每瓶定價五元 特價二元五角

歡迎外埠批發

「好消息」醫學界認為春冬

兩季最王道之補品老幼常服
却醫延年（冬令氣燥喉症流

行）請速服真正萊陽梨膏

（止咳化痰）（健胃消食）

（潤腸利便）（消熱降火）

吸煙者便結以及老人痰喘小
兒風熱等症服之功效如神

■經售處■

先施麗華

永安冠生園均有出售

新新天福

每元二罐每罐重一磅

烟台東亞公司出品

外埠批發特別優待

同孚路一九九號

總批發義成公司
電話三一四四三號

名家說家集

是名小說家之大會串
是當代小說之大觀

■包天笑說集	一册	四角
■江紅蕉說集	一册	四角
■沈禹鍾說集	一册	三角
■何海鳴說集	一册	四角
■周瘦鵝說集	二册	六角
■胡寄塵說集	一册	三角
■范烟橋說集	二册	六角
■徐卓呆說集	三册	八角
■袁寒雲說集	一册	二角
■許指嚴說集	一册	二角
■畢倚虹說集	二册	六角
■張舍我說集	一册	二角
■張碧梧說集	一册	三角
■趙苕狂說集	一册	二角
■嚴芙孫說集	一册	二角

全書二十一冊 合裝錦匣一只 定價六元
實售大洋四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二角

海上大東局發行

·編主公豁劉·幹主天得王·

千月劇

有聽戲的法門
有名伶的臉譜
有名伶的照片

文字統是名家作品
插圖精製：四色銅版

五光十色 無美不備

以戲爲生的藝員不可不看
歡喜走票的票友不可不看
愛聽戲的朋友更不可不看

每月一冊 實價四角
全年十二冊 預定四元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及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本刊的文字統是研究戲劇有素的
票友評劇家或是熟於梨園掌故的
名宿所撰其中所述

關於歷史的如

梨園的掌故及變遷史
各名伶的小傳和軼事

關於劇本的如

劇本的優劣和改革
名伶家藏珍貴的劇本
各種劇詞研究和考證

關於唱做的如

生旦丑淨各種唱做的研究
譚汪孫派唱法的分別暨

關於樂器的如

各種樂器的考證和使用法
各伶人唱做的評判和指示
各種樂譜和劇本的關係
各種音調的研究

風琴胡琴小調大觀

全書一冊定價六角實售七折

附有	笛之吹法	弦之彈法	簫之吹法	笙之吹法	琵琶彈法	鋼琴奏法	細目繁多	不及備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小調秘訣	音調法	和音法	拍法	讀譜法	唱歌法	彈吹法	拉弓法	接踏法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風琴秘訣	音調法	和音法	拍法	讀譜法	唱歌法	彈吹法	拉弓法	接踏法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風琴								
秘訣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 特 別 啟 事

本誌第三卷第二十四號擬出一偵探小說號。
專載關於偵探性質之小說與雜作。除請
特約諸撰述擔任稿件。亦甚歡迎外稿。期
限在三星期以內。件寄上海尙文門內何家
弄榮貴坊五號紫蘭總社。

紫羅蘭第三卷第十二號次目

圖畫

南北名妓號

富春樓六娘	上海
寄塵小阿嬤	上海
時韻	上海
探春九娘	上海
紫羅蘭	北平
雅洪六娘	上海
綠妃五娘	北平
吟風	北平
文媛七娘	上海

文字

抱香繆隨筆

施榮子

送君南浦

周瘦鵠

琴庵漫載

歐東谷

綺園

曹夢角

勑庵談舊

楊劍花

青春

汪放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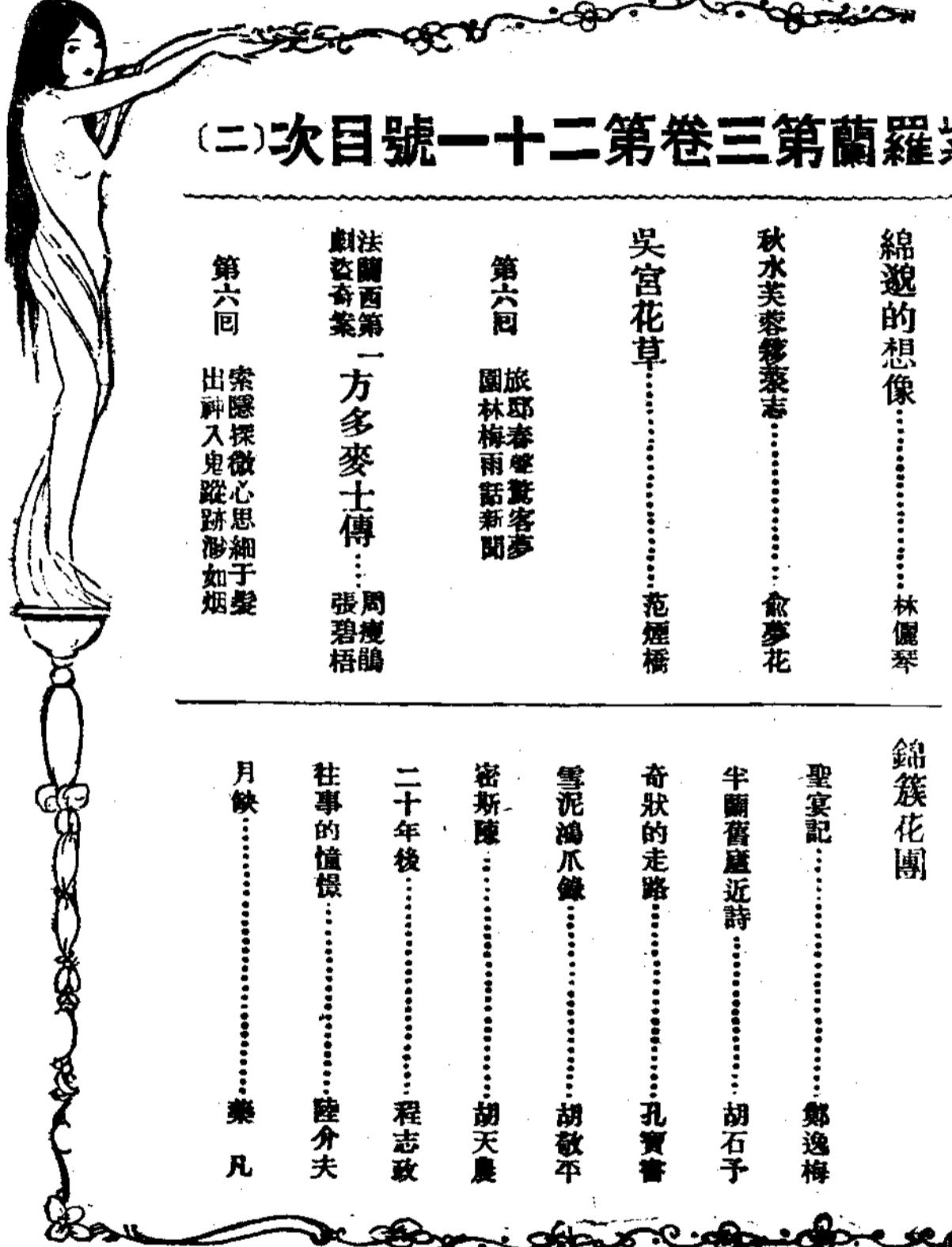
蠻花片片

徐心琴

秋香八娘

上海





(二) 次目號一十二第二卷三第蘭羅

綿邈的想像.....林儼琴

錦簇花團

秋水芙蓉移藜志.....俞夢花

聖宴記.....鄭逸梅

半廬舊廬近詩.....胡石予

吳宮花草.....范煙橋

奇狀的走路.....孔寶善

雪泥鴻爪錄.....胡敬平

密斯陳.....胡天農

二十年後.....程志政

往事的憧憬.....陸介夫

月缺.....樂凡

第六回 旅邸春聲驚客夢
園林梅雨話新聞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一方多麥士傳

周瘦鵠

第六回 索隱探微心思細于髮
出神入鬼蹤跡渺如烟

華成公司 煙酒總代理



皆有美
不無麗



華成公司 煙酒

號妓名北南

集畫蘭羅紫



◀媛阿小塵寄海上▶



◀娘六樓春富海上▶



號 姮 名 北 南



△ 上海春探春九娘△

△ 上海海上時韻△



號 妓 名 北 南

★ 北平紫羅蘭 ★

(北平綠緣妃五娘)



◆ 上海雅洪六娘 ◆

號妓名北南

吟北
風平

▽ 上海秋琴八娘 △



▽ 上海文媛七娘 △



唐坡
密谷

雨後初放之花

鮮艷奪目惹人襲人

美女牌香烟

彷彿似之

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

No. 8 . 64.



都錦生精織風景之一



杭州都錦生絲織風景

杭州都錦生的絲織風景，向來風行全國，遠達海外，凡中國名勝之地，幾於無所不有，織工亦精美絕倫，逼肖真景，如上圖「平湖秋月」一幀，係西湖十景之一，可見一斑，縣之壁間，大足怡人心目也。

另有絲織佳景不少，并新發明之繪畫，風景人物花卉鳥獸皆備，較之湘繡蘇繡尤為精美。可隨意選擇，以之贈送親友，最為相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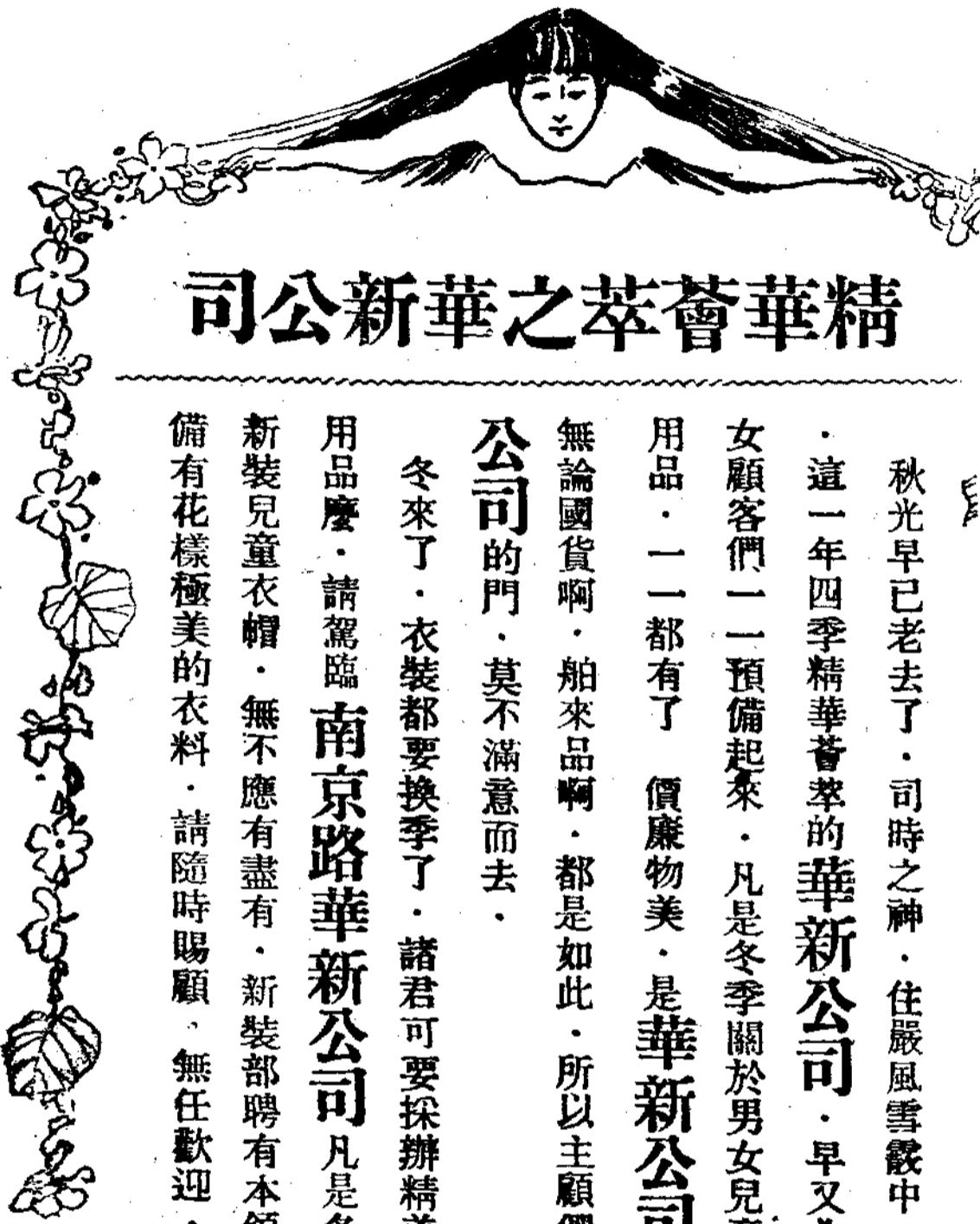
餘如西裝領帶，襯衫，絲織風景提袋，織錦墊褥翻領內衣等，均價廉物美，歡迎參觀！

▲如蒙本外埠經理及批發，另訂有優待辦法

▲美術樣本函索附郵五分

滬行：北四川路蓬路南首十二號電話北四九六三
杭行：新市場路市路口六十九號電話西三二一號

●美具難并之都錦生●



精華薈萃之華新公司

秋光早已老去了。司時之神，住嚴風雪霰中，已將冬季送來。這一年四季精華薈萃的華新公司，早又非常周到的替男女顧客們一一預備起來。凡是冬季關於男女兒童裝飾上的種種用品，一一都有了。價廉物美，是華新公司唯一的格言。無論國貨啊，舶來品啊，都是如此。所以主顧們走進了華新公司的門，莫不滿意而去。

冬來了，衣裝都要換季了。諸君可要採辦精美而便宜的冬季用品麼？請駕臨南京路華新公司。凡是冬季需要的男女新裝兒童衣帽，無不應有盡有。新裝部聘有本領極好的技師，備有花樣極美的衣料，請隨時賜顧，無任歡迎。

最新华三著之名版種口

沈著鴻瘦春

現在所出的跳舞書。不過描寫那跳舞場的
面情形。若要就立體敍述。記述跳舞的一切
使得人學步的姿勢步法。應該如何。能夠可以
南了。這書對於跳舞的姿勢步法。一部跳舞指
星蝴蝶。拍成種種照片。製版印入。以便讀
者依圖學習。此外還有跳舞的種種常識。上
海各舞場的情況。著名舞女十二人的小傳。
對於跳舞場的種種。可以算得頂完全。就是不
懂得跳舞的。看了也能神往於上海各舞場了。

跳舞指南

空瓶每式兩面精裝
定價八角特價四角八分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六分

纂總荒大路

荒唐大觀。是一部專談荒唐問題的奇書。其
中描寫現代社會的浪漫生活。浪蕩子弟的墮
落實況。海外各國的荒唐奇蹟。風月場中的
秘密黑幕。以及記述各處各地的嫖風嫖規。
上下三等的嫖法嫖例。嫖賭吃着的大小門檻。
俱有繪影繪聲之妙。能把荒唐的本來面目。
和盤托出。赤裸裸不留一絲餘地。真是天
地間第一部奇書。爲人世上所難以覓到的。
全書共有一百餘則。銖板插圖二十餘幅。
足以增長人生的經驗。和荒唐的常識。

荒唐大觀

定價三元特價一元八角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角

原名臍子經

男女交際學

诚著生碌碌

我的勝子十誠外國婦女

尼喜娘鄭妓女女
姑娘姨下女工學生
姑娘女伶嬈太太
婢女女明星

道際之一部書中。講男女交際事項，甚為詳盡。其用何種方法，與何種手段，將來如何應用，均列於此。此書實為一部極有價值的學問，讀者當得一覽。

上海交互通路玫瑰書院店發行

請用

孔雀領帶公司

最高考究
耐用之領帶

孔雀領帶爲國貨領帶之鼻祖



籌備完竣現已開幕各埠經銷
非常歡迎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批發所兼門市部
上海南京路逢吉里口

電話一〇二四九

PEACOCK NECKTIE

最 新 出 版

連 環 圖 畫 才 土 神 申 榜

本書特請名家撰成簡明文字繪以精美圖畫上文下圖栩栩如生一卷把玩不忍釋手且係用四套顏色精印紙張俱係重磅道林爲各種連環圖畫所無

請看 軒轅墳三妖出世 申公豹崑崙飛頭

姜子牙招親 火燒琵琶精



每冊小洋二角

上海通交
路
店
現
書

經售處

四馬路
大東書局
二馬路
天蟾舞臺
各書局
各省
各大書局
各報攤

禁部本叢譚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
實售七角

卷首有精美之

名伶像片百餘幅

內容分三大編

燕塵菊影錄
歌臺摭舊錄
舊室劇話錄

二二

名伶之藝術
伶界之歷史

歌場中之遺聞軼事

本書無不詳載
真是洋洋大觀

行印 上海 大東書局

▷ 語 琥 髮 刺 ▷

刺鬚而得良匠猶覺膚革易傷至若劣匠或則破損容顏或則播傳疾病尤可畏也如意膏清涼解毒匪特可作刺後香膏而使皮膚舒適且可免除皮病之播傳舉凡割破 漢傷 痘瘡 疗癬 以及其他一切外症均奏療治奇功



上海大通路東新康里一千一百六十五號張永華君來書云如意膏已收到適患皮膚發紅塗之甚有効力此藥功效神速予殊欽佩無既凡經售西藥者均有代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盒可也郵力在內

◀ 物 禮 之 佳 最 ▶

贈與尊夫人卽清導丸是也因婦人所常患者便秘也而清導丸卽保養治便秘之和平良藥便秘去斯頭痛胃呆神疲肝旺亦愈矣
四川秀山郵局王君北雄來書云『鄙人久患便秘以致肝火上升頭痛時發遇嘔嘔藥殊無效驗後服清導



九便順神清諸症悉愈』清導丸爲最安穩之微利良劑男女適用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取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筆隨移香抱

著遺子嬖寵山虞

李 梅庵別號清道人食量甚宏尤嗜蟹朋輩戲呼爲李百蟹余曰李百蟹可對張一麿或謂張一麿又可對馮二狗二狗伶人春航之兄

清 穆宗好冶遊常便服與宮監出外徵逐最曠一南妓名花兒花兒者故某相國之棄婢也雙足甚纖小後穆宗以惡疾殂諱爲天花不知別死於所謂花兒也

十年前滻上有搗名楊妃榻太平丞相洪仁千之愛女也仁千之寵姬曰楊淑眞本平康女破金陵爲仁千部下所獲獻之仁千仁千愛其姿媚寵之專房生子女各一女卽楊妃榻小名亞珍旣而太平亡仁千死於亂兵淑眞攜其子女以逃輾轉至滻上重墮樂籍而亞珍體肥無時譽因有楊妃榻之謠號繼與母及弟去而遊津沽始稍稍積金蓄女未幾復還滻以虐養女案發



遁至杭不數年染異疾死其養女有雪香三寶皆復姓洪氏示不忘本也

嘗

聞楊叔僑有詩鐘一聯題爲來本二字鶴膝格云抽刃我思來叔壯橫刀人詫本初雄當時見者不過賞其屬對之工隸事之切豈知遂成戊戌之識

天

津李文忠專祠落成時督直者爲袁項城撰有楹聯云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詡臨淮壁壘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

祠堂堂哉皇哉

沈

北山年丈以劾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鐫職獄居三年雖幸得釋而竟以佯狂死曾見曹君直有哭北山集玉溪詩云貞吝嫌茲世驚人肯再鳴風標森太華天怒識雷霆莫學啼成血徒勞恨費聲捋鬚塞不顧物議笑輕生往事經春物離羣雜櫂歌猶餘遺意在不奈寸腸何楚水招魂遠湘簾染淚多平生有遊舊駐馬魏東阿不減山陽聞笛之悲矣

彭

嫣本名金菊仙在滬時負艷譽略能文義所作六法亦復楚楚有致吳瘦公眷之綦切置爲蓬室挈往津門鵝鱠錄愛者三年有餘陳伯嚴贈瘦公詩云酸儒不

值一文錢來訪瘦公。漲海邊執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嬌彭嬌，不能憐才耳。
誰識彭嬌萬劫心。吾友堂堂長付汝。彌天四海爲沈吟。瘦公爲吳武壯子有雋才。與
陳伯嚴丁叔雅勒深之世所稱爲清季四公子者袁項城楊蓮夫開府北洋時禮爲
上賓。按月所入甚鉅。悉以供彭嬌揮霍。一日彭嬌忽攜萬金亡去而瘦公始終憐之。
未嘗深究。然竟以是抑鬱死跡。其所事何前後與定公之與靈簫如出一轍也。
吾錄瘦公與彭嬌事。因憶及吾鄉翁慵庵。本翩翩佳公子。自戊戌隨松禪。
老人南旋後。與余兄弟交有逾骨肉。朝夕過從。無虛日。所著桃花春水詞。見者疑爲
迦陵頻伽復生也。偶遊海上。見名伎王小寶。好之。出三千金爲之脫籍。挈與北上。供
職京曹。尊甫笏齋先生持家嚴厲。慵庵乃別營一金屋藏之。每於月斜人定。始得悄
悄。出門而去。侵曉歸來。日以爲常。風寒霜露飽受。旣多而慵庵病矣。未幾笏齋陳臬
山右。而此事已微有所聞。不禁勃然。於是慵庵獨留都門。一切澆裹之資。斬而不與。
人琴之慟。吾於慵庵爲尤深矣。

湯

臨川所著玉茗堂四夢皆信手而出納書檻曲譜言其往往不守宮格俗伶罕有能協律者然驚才絕艷實足壓倒元人李越縵嘗填秋夢一齣有那邊歌院那邊舞簾這一答軟丢丢的楊葉兒繫情絲那年那一答艷生生的花影兒證情詞那年我兩人呵結下了沒頭的恩怨試問此種哀感頑艷之句有讓於玉茗否

秦

淮名妓小喬有提督楊金龍絕寵愛之無何見爭於徐寶山徐譚名老虎某君道出金陵頗聞其事一日把筆大書小喬帳額曰龍蟠虎踞之勝又沈鳳樓嘗眷一妓曰小五子有戲集成句贈以聯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皆所謂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張

遜先丈嘗言品花寶鑑小說出於清道光中葉著者常州人陳少逸挾貴人紹介徧謁江浙諸大吏所至以旬爲限獲金無算書中人華公子者崇華岩父名玉某兩任戶部銀庫郎中積資百餘萬有園林在平則門外迨死貧無以殮徐子雲者名錫某六枝指其園卽在南下篷名怡園也田春航者畢秋帆也侯石翁者袁子才也史南湘者蔣苕生也屈道翁者張船山也孫亮功者穆陽阿慈安后之父嗣徽嗣

元卽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者常州朱宣初卽江浙時文八名家中朱雪塍之父也。蕭靜宜者或曰江慎修也。梅學士或曰鐵保也。奚十一或曰孫爾準之子爾準時爲兩廣總督也。潘其觀者內城內興隆韓肆主人姓蘇也。高品者名陳森書卽著書之人也。伶人袁寶珠則仍其姓名雲南甘太史爲之自盡者也。宏濟寺卽興勝寺金粟者卽桂竹蓀曾權常州遭吏議者也。至梅子玉杜琴言則皆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義也。以上所述張自云得之於清宗室覺羅炳成者。

花

月痕小說一書閩中魏子安所作書中韋癡珠卽夫子自道也。子安客川陝十餘年身經喪亂不得志以歿所著有石經考陔南山館詩話咄咄錄等書與謝枚如爲莫逆交枚如贈詩云一代才名魏子安奇書百輩快傳觀如何長向風塵下不遺文章付寫官又題其花月痕云有淚無地灑都付管城子醇酒與婦人末路乃如此獨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讀之可以概子安之生平矣。

祥

符周雲將先生（紹寅）有侍姬沈栗娘者吳名伎色藝冠一時歸先生二年而寡又五年而死任渭長嘗爲先生畫扇一面寫折枝桃花一面寫李香君小象

先生亡扇存栗娘所栗娘之死冒鶴亭爲作傳一時名流咸有題咏如俞曲園云千秋兩柄桃花扇前是香君後栗娘易實甫云少日守真同姓馬中年絡秀竟歸周生無豔福鷗波館死有香名燕子樓皆傳句也



亞光



送君南浦

周瘦鵠譯

日本名家森鷗外氏原著

那碼頭是長啊——長啊。

亮、橋、那四條鐵道上的鋼軌直的斜的截成了鐵橋的
梁、橋的上面架着長的短的橫梁彷彿是小孩子
玩的木琴上的琴鍵一樣在那橫梁的鍵兒裏差不多可以嵌住皮鞍和木屐的跟卻到處能瞧見下面發黑的波浪反射着白色的陽光霍霍地在那裏發

刮着風。

伊從橫濱車站坐了人力車趕來既下了車便立在這碼頭上伊覺得這三月五日的風仍是刮得很尖銳似乎敵人的皮膚拂拂地吹動伊的衣裾一件銀灰色的阿瑞末衫子寬鬆鬆地穿在伊的身上肚中正帶着伊丈夫未來的孩子這一天去伊的分娩之期已不遠而伊的丈夫今天卻動身出去了伊是束着頭髮來的圍着一條白駝毛的圍巾手中握一柄淺碧色而垂着流蘇的繖子伊一路走去

簇擁着四五箇女下人。

那碼頭是長啊——長啊！

一艘艘的大船泊在碼頭的左右，有的是漆黑色的，有的是漆白色的。

那停泊着的船恰做了一箇擋風的屏障。伊每次

離開那泊船的所在，一陣風來就得吹動伊的衣裾。兩年以前，伊剛從文科大學畢業出來，那伯爵——伊的丈夫——就娶了伊，在前一年中，伊生下了第一箇孩子，來添了箇爵女，直好似得了一件珍寶。一樣，這一年的年終，伊丈夫升任了皇朝的大禮官。如今因不了公事，動身往倫敦去。

曲柄的行杖沿着碼頭急急地走去了，在那船舷和碼頭之間，擋着一塊跳板。伊丈夫穿着一件新製的灰色外套，揮動着一根

想。那碼頭是長啊——長啊！
那船的一面，有許多圓窗的所在，走去從一扇圓窗，向着伊緩緩地跟着他們。伊不知不覺的走向右面，向着他。

一同走過了跳板，入到船中。那一羣送行的人，三三五五的在碼頭上立着。他們差不多全都是來給伊丈夫和子爵送別的。這船中也許再沒有比他們倆更重要的旅客，被這許多人所注目的了。

有些人在這些人的中間，定然有幾箇和伊的丈夫極知己的，有的不過是泛泛之交，但是立在這一片清天之下，他們似乎都悶悶不樂，也許這不過是伊的幻

中可以瞧見裏面婦人們的臉部和胸部內中有三
人都是年在三十至四十光景胸部都束着白圍裙
伊們定然是船上的女侍者也許伊們就是服侍全
船的旅客們的而伊的丈夫恰也在這艘船中伊不
由得嫉妒這一班下賤的婦人了

在船舷上也有箇婦人向下面碼頭上望着伊戴一頂白布的大軟帽手中提着一隻小皮袋一隻鼻上面的皺臉上流動着伊的模樣兒似乎是一箇猶太婦人伊定然也是船中的旅客搭着這船出門去的因此伊也嫉妒伊
那碼頭是長啊——長啊——
末後伊到了那跳板的脚下很着意的移動伊的身體可是在伊那件阿瑞末衫子後面正懷着伊夫的第二箇胎兒非同小可伊走到那漆黑的大船

的甲板上去。把手中的繖子遞與一箇女下人。伊由那些上船來話別的人們引導着沿着船舷向船頭走去。在那兩道的盡頭處便是旅客們的房間號數由二十七號加到二十九號。

那子爵正立在門口向伊說道：「夫人就是這房間。」

伊向房間中張望時見有兩張牀鋪牀下放着伊所慣見的箱篋伊的丈夫立在一張牀前

夫人你察看一下是這般模樣的
這一間房伊定須子細的察看一下在伊丈夫這一次長長的歷程中這一間房實是伊夢魂來去的

所。在。
一箇船主模樣的人走將過來，操了法蘭西話和伊的丈夫說話，導他到船中的客廳裏去。伊和子爵也就跟着伊的丈夫到那客廳之中。

金匱君南補

這是。一座寬敞而華麗的客廳。好幾張桌子已經排好。每一張桌上都放着一隻花籃……那些送別的人漸漸地都聚到這客廳中來了。

由那船主模樣的人發了一箇命令便有一箇侍者送進許多牽牛花形的杯子來斟了香檳酒在裏面便分給衆人。另有一箇侍者送進許多糕來像那伴着冰忌廉一起喫的糕一樣滿堆在一隻井闋也似盤子上分給衆人。

伊坐在桌子旁邊一張小椅子上等着大家的祝願。完畢在這百忙之中伊的丈夫不住的擡起眼來瞧伊。然而當着這許多人跟前沒有甚麼話可向伊說。

而伊當着這許多人也沒有甚麼話可向他說。鐘聲響了。那些人向伊的丈夫和子爵道了別。便一箇箇走出去了。伊也跟着他們向伊的丈夫和子爵施禮作別。

伊重又走過了那危險的跳板走下碼頭去。伊從女下人手中接了那頂淺碧色的繖子。張了起來。伊的丈夫和子爵立在船舷上對伊的方面望着。伊也從繖子下面向他們望去。伊覺得自己的眼睛在仰望的當兒漸漸地愈變愈大了。

船櫓一箇穿號衣的日本工人立在那隻似是修理滑車的矮凳上預備將跳板抽下來弔在那輪軸上。船繩子上由那穿號衣的人拖曳着末後那跳板便和的船舷脫離了。

在一時的嘈雜之中悄悄地動了。

那年長的兩箇歐洲男女似是一對夫婦立在船

舷上他們正在和一位立在碼頭上的白髮老人說。這兩人發起了這回事以後於是手帕到處在船裏揮動了那些遙送着伯爵的許多人也都揮動他似乎並沒有惜別傷離的神情。

那船似乎在動了那碼頭也似乎在動了在伊的丈夫同子爵立着的所在和伊自己立着的所在中間似乎遠遠的隔着一片天涯伊覺得伊的眼睛愈變愈大了。

有幾箇送行的人都跑到碼頭的盡頭去伊卻不能做這麼一件不穩重的事來驀然之間見那船一箇身材高高的人立在碼頭的盡頭處穿着紅動的手帕是大輜輶的婦人手中揮動了後來是在那戴一頂綴有白布的大輜輶的婦人手中揮動了。在那船似乎在動了那碼頭也似乎在動了在伊的丈夫同子爵立着的所在和伊自己立着的所在中間似乎遠遠的隔着一片天涯伊覺得伊的眼睛愈變愈大了。

色的半臂和黃褐色的皮軟此人的手中也在揮動一塊白手帕這定然也是人生惜別的一種表示這兩人發起了這回事以後於是手帕到處在船裏揮動了那些遙送着伯爵的許多人也都揮動而伊不能做這麼一件不穩重的事情。

那船似乎已離了碼頭微微的偏向右方伊的丈夫和那子爵立着的所在已經於不見了伊仍還看見一箇十五六歲的孩子立在船梢穿著一件藍色而單薄的衫子似是寬大的外衣一樣。不知是怎樣的一箇母親正在法蘭西等着他呢也許他是沒有父母的麼他立在船梢的闊干旁邊瞧着一些甚麼啊伊緩緩地轉過腳來在那些簇擁着伊的女下人中間走去。

那碼頭是長啊——長啊——
在那黑漆的船拋錨的所在一會兒水面上的小
波紋反映着慘澹的陽光像魚鱗般閃閃地發亮

總監居恆頗肆力於譯事歐洲文學名著之經
其介紹入日本者甚夥所著短篇小說多精心
結構之作有「杯」「游戲」諸篇一九一〇
年出一短篇專集曰「涓滴」有聲於時以一
九二二年卒年六十有二

森鷗外名林太郎日本近代名小說家也以
一八六〇年生於文學外兼擅醫學嘗任軍醫





琴菴漫載

歐東谷

余友湘陰李子亦懷質儼矣蓀女士亦卽吾友安化陶報癖女弟曾肄業於湘垣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嗣以兒女生育漸多遂至輟讀惟酷嗜詩詞成爲特性居恆理家之暇仍不稍廢吟哦其閨房唱和之樂誠有甚於畫眉者報癖在時嘗以語我謂其所作詩詞閱年既久積之真然成冊惜從不肯輕以示人蓋猶不免有幾許嬌羞瑟縮

之故態也迄至近歲亦懷供職南昌彼因家政中之有須對外者以余與其外子交厚且又與其阿兄報癖誼篤有若昆故嘗就商於余過從之頃遂得覘其一鱗半爪麗句清詞從可知其攻研有素茲為選存填詞數闋於次以見一斑世渾如夢歎恩恩三年日月心神徒用一現疊花培不住慕惹者番

病生須作河東鳳休再負親恩重又柔毫親弄爲汝題碑封馬鬣祝他今皆泯滅眼底惟餘孤塚憐汝父兒罩着(歌詞)姊謫誰共靈慧而女以秋日生命名號聽高高雲斷聲難縱芳蘭詎料有愁種二

△

日。懶。懶。非。病。酒。對。鏡。粧。成。鏡。裏。人。
兒。瘦。感。滄。桑。懷。故。舊。小。病。維。摩。滋。
味。禁。消。受。今。夜。故。人。相。憶。否。幾。許。
纏。願。得。長。攜。手。又。留。別。夢。江。南。
云。恩。恩。別。把。酒。唱。驪。歌。燭。淚。已。隨。
人。淚。落。詩。情。還。和。客。情。多。爭。奈。斷。
腸。何。又。寄。銀。外。子。賦。以。代。東。如。夢。
到。菽。水。我。親。承。兒。女。自。勤。撫。教。深。
令。云。青。鳥。傳。來。竹。報。家。事。關。心。迴。
十。五。經。濟。當。能。小。補。致。語。旅。中。人。
勿。爲。別。離。所。苦。如。許。如。許。
益。湘。浦。後。作。蓋。近。白。描。信。手。
不。必。拘。拘。以。辭。藻。繩。之。也。
情。真。語。是。皆。出。自。肺。腑。之。言。
聞。來。盈。水。盈。

疊。歲。鄉。居。有。市。集。曰。茅。塘。鋪。爲。
入。城。之。孔。道。其。地。有。茶。寮。三。五。司。
接。待。者。皆。妙。齡。女。子。淡。粧。濃。抹。貌。
亦。可。人。伺。應。殷。勤。特。甚。客。至。輒。以。
媚。眼。流。波。雙。手。捧。茶。以。獻。繼。乃。徐。
啓。櫻。脣。向。客。嫋。嫋。道。鄉。村。風。物。談。
叶。頗。能。遠。俗。旅。行。經。此。大。可。娛。情。
以。故。常。日。車。馬。坌。集。座。無。虛。時。所。
用。器。物。皆。潔。無。纖。塵。迥。異。其。他。之。
以。給。之。所。入。既。豐。積。貲。頗。夥。鄉。人。
骯。髒。滿。目。所。備。食。品。均。精。良。可。口。
而。旅。客。一。憩。之。費。亦。必。十。倍。他。處。
北。風。暴。名。稱。至。不。一。致。意。蓋。取。譬。
爲。白。晝。燈。若。者。爲。電。光。燈。若。者。
黠。羨。之。者。從。而。錫。以。綽。號。謂。若。
援。生。變。受。困。重。圍。飲。彈。畢。命。於。汀。

白。蓋。燈。與。電。光。燈。以。喻。其。光。亮。奪。
目。而。究。有。等。差。之。別。暴。風。則。可。吹。
霸。即。以。移。喻。此。中。之。堪。稱。翹。楚。者。
鄉。愚。無。識。亦。良。可。哂。猶。憶。藝。海。文。
友。陳。子。雖。菴。曾。有。爲。此。中。人。所。昧。
之。使。熄。使。壞。以。滅。其。明。而。稱。雄。獨。
之。使。火。使。壞。以。滅。其。明。而。稱。雄。獨。
之。使。火。使。壞。以。滅。其。明。而。稱。雄。獨。
辛。酉。歲。湘。軍。大。舉。圖。鄂。時。余。中。
表。曹。修。焯。以。保。定。軍。官。學。生。授。職。
團。長。奉。檄。出。師。明。知。侵。略。非。計。
春。葱。笑。點。茶。頗。足。狀。其。一。二。
一。絕。云。紅。粉。當。爐。俏。語。諱。青。窑。沽。
友。陳。子。雖。菴。曾。有。爲。此。中。人。所。昧。
之。使。火。使。壞。以。滅。其。明。而。稱。雄。獨。
之。使。火。使。壞。以。滅。其。明。而。稱。雄。獨。
之。使。火。使。壞。以。滅。其。明。而。稱。雄。獨。
之。使。火。使。壞。以。滅。其。明。而。稱。雄。獨。

酒橋邊儲材匪易乃不獲致身於
衛國無悔之途竟迫於主將亂命
潛供私門之轄性大可傷已輿憤
歸來大張追悼一時哀誄輓語燦
然稱盛其中亦良不乏可誦者茲
爲選存數則於次其族某輓云瑞
弓竹箭寄腰間任重路茫茫日暮
鄉關何處是玉笛梅花成夢境夜
長風淅淅古來征戰幾人回又云
平生才氣冠羣雄看騎駿江南稚
子已徵名將志連歲烽烟勞猛士
覓裏戶湖外爲君愁唱短歌行首
述雖稍形空泛然悲感蒼涼幾與
弔古戰場文同一境地次則追溯
其就學寧垣時酷好馳馬較爲冒

之有物。又貝允。昕。輓云。纓冠。據比。
鄉可憐。湘上健兒。贏得功名。歸馬。
隨縞素。哭與尸。陳九韶。輓云。壯士。
不生還。汀泗橋邊。儘有功名。留馬。
革高堂。猶健在。株山宅裏。不堪衰。
怨泣烏。私晏孝銘。輓云。讀書種子。
學從戎。勇義驟姚。年少英雄。今已。
矣。荼火軍容。原急難。寥天鵠返。故。
鄉城郭。究何如。劉嘯簞丈。輓云。昔。
謀。欣有志。竟成能爲。程門重聲價。
謀詩禮。喜同聞我安儒。索君學兵。
戎事歎。出師未捷。愴然天道。太蒼。
茫。劉曾受業。乃父門下。故云。又余。

友丁先遠叟清季曾宦於閩者亦爲乃父之門下士所致輓語云憶當年學受館堂誼隆兩代近復春庭托蔭芝室聯歡國步正艱難方冀英雄抒偉略看今日屍還馬革死足千秋劇憐二老含悲雙孤待撫蘭闈深寐寢那堪風雨慘清飴蓋君續娶馬女士孝敏方自稻田師校畢業結構甫及年餘遺腹子生未旬日而夭斯聯殆已畢貰其先華亦有一聯輓之云使君十載夢婆醒則稍近調侃似又未免失交遊秋風客去將軍一場富貴春

△琴庵漫載

四

吾友湘陰左景鑾負笈灔江大暑期歸省暇時納涼庭院爲予道及其師王莘農於季考所出詩詞試題有七絕二首命辨讀法蓋詩係迴文且可作調寄虞美人詞讀也西神爲詞壇名宿斯作必出己手茲亟錄存於次云膚凝薄粉殘粧俏影對疏欄小院空葉綠引香濃冉冉近黃昏月映簾紅孤樓綺夢寒燈隔細雨梧窗逼冷風珠露撲釵蟲絡索玉環圍鬢鳳玲瓏具見文人慧心直無一不可能也

薄田可耕子嗣皆負笈於外繼配夫人唐氏有賢聲操掌家政措置井然君獨不惜燕居曲嗜佯狂玩世樂與丐伍衣不蔽體口沫長流專務狂吸紙捲烟無時或間不憚嚴寒酷暑日惟僕僕道途頻踵各世交故舊之門赧顏行乞不得則大呼我乃鄧彌之之子王壬秋之增且言且自掘其面長跪不起與以數錢卽揚長竟去倘值聞入人墨盒遁走逾時復來索錢以易從居瞰無人在恆逕步升堂私擾其未輕於擅予鬻賣人皆慣技習知武崗鄧幼彌爲白香亭主人彌之先生子能詩尤工爲聯對家有

論小底五室一遇有婚喪大故彼及展卷閱未幾觸指忽感昏眩左詣謁拒未之見允納其書入夜始佩孚擁篲南來行抵長沙屯軍小駐彼乃懷白香亭詩集一部齋較尋者言雖近謹情或有之戊午吳月惟日奔命於慶弔之不遑恐諸盛從鮮挂漏人咸謂若此窮年累城淹闕戶數繁多奚止百萬婚喪人急亦樂傾囊與之不稍留邊湘未嘗遽去得錢輒以市烟或目擊必袖一轎往或賀或弔蓋已先時債悉預爲之備也至則非有所獲

右羣疑書氣毒質故以加害者逮

逮緹騎捕之至付鞫有司越日吳竟無恙士紳亦環白其冤遂得釋出關張敬堯拜命督湘部軍滋擾民居以北里爲尤甚樂戶咸相率遠徙以避顧窮索之益急常要詰行人於途不答多蒙其辱一日適與彼遇甫經動問首以乞錢爲請旣得卽毅然導至己居排闥入室妻孥張皇驚竄不測其來意所在

鄰居出叩其故則云由彼引至爲尋歡覓妓者告以是乃良家主人夙患瘋癲精神瞀亂故爾昏悖至此自忘其居彼憤堅不之信囂且愈甚殆坊衆聞聲集視從而力證其非方悻悻然去家乃獲免於擾其狂易大率類是癸亥壽七十兒輩爲之稱觴賀者紛至冠蓋盈庭湘中諸名宿多以詩文投贈琳琅

璀璨盛極。一時趙恆惕時秉湘政。
更慨然分其職。蓄潤餽百金。尙復
知斤斤以崇奉者。實憂禮世胄爲
務。尤不可謂非難得。聞人誦其自
壽詩。有句云。破帽敝衣塵不掛。國
中着我一瘋人。粗味其言似猶未
嘗昧於自察。殆亦怒然未醉不忍。
獨醒也歟。



集雜館天雲藕

歌筵搗練子

事。眉語細眼波深抑。抑歌聲婉婉琴怕向紅燈思往。
不堪尋處少年心。珠幕障前無奈翠幃拖酒冷香溫笑語和瑞腦回煙人未。
散燈前無奈翠幃拖酒冷香溫笑語和瑞腦回煙人未。
淚銀燭施玉笙寒酒罷聞歌夜欲闌背向銀屏彈舊。
梅花和雨撲闌干。胡翔雲。

乙丑除夕前兩夜文鶯女士招飲酒罷夜闌意
緒寂寂各有離懷不成歡笑文鶯女士彈琴作古離
別之歌夢雲女士倚聲和之抑抑婉婉幽咽欲絕皆
默然別去屈指韶光于茲二年矣追憶舊情偶成此
詞並囑二三弟和之嗚呼一別經年舊夢已灰能不
徒嘆奈何。

戊辰仲春燭紅並誌



綺
園

曹夢魚

自己也認做剛從苦海裏面跑將起來。自然任是還
有許多靈的勾引肉的誘惑。甘露似的愛情在他的
四周散佈而圍着。又怎能使他枯竭的心田再生長
着情苗愛葉呢？雖他因了生活與職務的關係依然
在交際社會上活動。

但是事實決不如此的他此時雖只以不情人自命果然他又走在綺園中了那時恰恰過了荷花生日他因了一箇朋友的介紹就認識了一箇少女一箇美麗而現身在紅氍毹上的少女於是熄滅在一傍的愛的洪爐他因有了伊有了伊加上了烈火烘

他剛從苦海裏面躍起了險的被驚濤捲沒的身子。他似乎已立在岸上了。他望望苦海裏面潮頭湧處。好像還有一對對癡男怨女接受了愛神的使命。有的還很勇敢地望海裏一跳。有的卻已在浪花飛濺之中沉淪。——沉淪了。他怎麼不同情於一對對的癡男怨女。然而他卻只有惋惜與慨嘆。

死灰是不能復燃了。古井又怎能重波呢。在他他已走過情場裏面險巇不平的道路了。他已見過情感中的許多人變幻了。他是一箇走遍情園尋不到甘甜的蜜祇。吃了苦的黃連的少年。反正他這時

的癡男怨女。然而他卻只有惋惜與慨嘆。
死灰是不能復燃了。古井又怎能重波呢？在他。他
已走過情場裏面險巇不平的道路了。他已見過情
天中的許多人變幻了。他是一箇走遍情園尋不到。
甘甜的蜜祇吃飽了苦的黃連的少年。反正他這時。

烘地燃燒起來了。

的確伊的身世太孤寒了伊的面貌太美麗了伊的身材太婀娜了伊的歌喉太宛轉了伊一切的一切真的有似天仙化人一般以至……

伊沒一處不合上女性的美怎麼這時雖以不情。人自命然既相識了伊既明白了伊的身世既賞鑑了伊的面貌身材與歌喉以至伊的一切的一切又見時時相隨的伴侶呀他那能不怦然心動呢。由相識以後不期然的和伊做了伴侶做了天天相見時時相隨的伴侶呀他那能不怦然心動呢。伊的性情是很坦白而率直的伊好似歷年以來在風塵中沒曾覓着一箇知己模樣所以伊雖性情也。不知和伊有甚麼緣法或者竟偶然得這般巧合。伊第一次見了他芳心中便印了他的影子默認他。是。伊第一箇風塵知己在第一箇晚上就和他並肩燈畔

絮絮地說了一陣身世之感伊說到傷心的時候又忍不住掛下了兩行珠淚伊把介紹伊和他認識的朋友冷擋在一邊和他談了二點多鐘還是娓娓不倦呀不情的他至此他陶醉在一陣陣脂香粉氣之間他竟覺得伊是殺人十分的憐愛的了。

他本來最喜歡聽戲的尤其是喜歡聽伊的戲他認識了伊他和伊做了伴侶覺得伊真的十分殺人憐愛何況——何況伊又認他做了風塵知己過後他們因了日夕相親的緣故他不但憐惜伊的身世

他又很慨嘆伊的生活。

原來伊的身世固然孤寒得使人憐惜伊的生活也是浪漫得使人慨嘆伊雖然以藝術為生活每月能够賺一千塊錢的包銀是一箇名聞遐邇萬人爭仰的女伶足使一輩吃筆墨飯的男子瞠目結舌望塵莫及但是舞臺主人肯出這麼大的包銀給伊是

真的提拔伊的薪俸麼呀。人家無非愛慕伊那青春的姿色吧。舞臺主人無非利用伊而博人家的金錢吧。而伊呢卻因爲每月能有這麼多的金錢收進生

活的方面就十分安適還只是沒限制的浪費以致。這間廳空自然沒有些微的積蓄爲人老珠黃的算計。其間只有他太疼愛伊了便免不得要爲「藝術」叫屈又免不得要爲伊的「生活」慨嘆。

他真的十分疼愛伊所以也就很不客氣地時時對伊進忠告在伊也十分感激他的盛情與至意。不但把他的話當做忠言逆耳並且還進一步的表示有誠意的接受伊情願對於他把自己的財政公情願交付他代爲儲蓄這箇伊彷彿把一切的一切全筒兒交給他了至此自命不情的他還是不接受呢還是接受

這決不是靈與肉的誘惑其實越是自命不情的人便越是多情呀。他已無法擺脫他除了接受有甚麼別的方法呢。

然而他是愛惜名譽的人又是剛受了劇烈的刺並受了情彈的重創的他的志願早已做了愛神座下的叛徒他又何心也可以說不忍再去害情的神滋味呢。何況他不知怎的竟十分的疼愛他雖從沒有在內心裏安過一條想和伊做永久伴侶的思想。因他十分的疼愛伊他也十分愛惜伊的名譽他深恐伊因了和他過從親密或許有人要誹謗或許有人要造謠以致使伊的清範受了點污與侮辱使評議了旁的女性使伊這箇多情善感的少女許要抑鬱怨恨憂愁煩悶而銷減了伊的青春之美。

使伊這麼一箇有藝術有天才有豪情俠骨有守身如玉般美德的女兒會被人看輕認做了洛柳墻花

可以任人攀折又許要使他和伊的感情因之激增。結果真會到了難解難分的地步的確他的所以疼愛伊決不是戀愛問題中的帝國主義者。他是一些沒有對伊絲毫妄想的他只是純粹欽仰伊的藝術憐惜伊的身世愛好伊的性情尤其是尊敬伊真的恍如一朶出污泥而不染的淨蓮。

他因了種種的不方便他何嘗沒有想過實在和伊要是過從得十分的親密反而使雙方都沒有利益倒不如蹤跡疎一些但他經不起伊的纏綿與纏綿宛轉與溫馨每每發誓從此不再往伊家去了可一接到了伊一疊疊的赤紅信箋內裏含蓄着一縷一縷的柔絲情緒同時會有二封或者竟是三封以上函札一聲聲從電話筒中傳過來的嬌聲輕語倘

然他一天或者竟是半天不到伊家這時他便忘了誓言又踅到伊的家裏去了。

過後他因了愛情雙方的名譽起見他固然不敢到舞臺下去聽伊的戲不敢和伊一塊兒出去游玩也有些不敢到伊家去於是伊真的有些「女爲悅己者容」的態度伊決不願有一天半天甚且一分一秒離開他的左右那末伊的芳心中就替他定下了一箇計劃這計劃是伊請他每天到伊家去教國文而他呢卻從伊那邊學唱戲他本是文章魁首伊也是仕女班頭自然都能勝任愉快傳絳帳的鵝事和逸趣一面又可避過了幾多尖利深刻的論調與眼光

但是自命不情的他他總覺情的夠受累與捱苦進這……這祇有下——箇決心對伊說明自己的衷

腸一面又祇有使伊早一天有所歸宿不致落花無主易惹遊絲所以在某時期中大約距他和伊認識而成為伴侶的時候已有半年光景一天他忽的對伊不別而行隻身遠跑到離S埠約有三百多里的T鎮地方便和他的老友去商量一箇妥處的處置。

他的朋友也是箇情場失意的少年真的和他一樣再不敢涉足情場并且也不敢和人家談情了所以聽了他講完了關於伊的梗概他的朋友只是唏噓默默地便不置一詞。最後終于他自己決定了箇策畧來對付伊的方法他雖考慮了一番認為已是如此而沒有旁的計劃了但還不敢果斷的採用在和他的朋友臨別的當兒他立在長途汽車站門口候車的時候便對他的朋友說道：

「對伊我已決定下一箇方法了你且聽我說上一說還是妥當呢還是不妥當我想我惟有忠實地告訴伊關於我的環境我的家庭狀況我的生活梗概我的過去怎樣已受了情彈之創我的……總之一切都忠實地告訴伊就是說明我是沒有做你

的保護人的資格的並且也沒力量只有請伊原諒。我寬宥我使伊明白我的苦衷不必再認做我是伊的唯一愛人伊的終身是決不能託付于他的這樣的一來我料伊的性情是最豪爽與率直不過的自然一定會原諒我而寬宥我了可是一面我還須替伊覓一箇如意郎君免得使伊長此飄泊誤盡紅顏這箇和伊有發生……而伊呢既肯原諒和寬宥我見了那人也會體貼我的意思而和他……朋友你想

上想覺得妥善麼？」

卷之三

「嗚——朋友，你總得替我想上一想，覺得安樂麼？」他又很不耐似的向他的朋友催問。

「唔……唔……但是據我想來恐怕你當着美
人之前就沒有勇氣向伊講這般的話吧」他的朋
對于他的策略依然不置可否只如此的下了幾句

「……」他頓時靜默了下來。

他回到了S埠。在路上的長途火車須等廂裏。把身子很舒服地靠在軟綿綿的絲絨椅上。也曾把對於伊的那箇方法經過了長時期的考量。覺得除此沒有別的方法了。雖然他的朋友說他也許沒有

勇氣在伊的面前向伊細訴與直告他終不信自己會沒有勇氣何況他已斷定除此卻有甚麼別的方法呢。

那知他的朋友的論調在他一站在伊的面前之後。他真的心悅誠服了呀。這是甚麼緣故啊？他不信。他不信自己的勇氣竟會被從伊櫻脣檀口中出來的一聲輕情宛轉的「哥哥」以及伊的一切所懾伏了。

他明白了。他明白這是決不能向伊細訴與直告的。這也不是他沒有勇氣實在情的誘惑和愛的勾引它們的權力高過一切所以就操縱了一切。只有——只有用文字來給伊明白吧。寫是甚麼都能寫得上的。這決不會再失敗了。於是把他的環境以及切一切照原定的方法寫得又格外懸切和忠實一些。數易其稿而寫好了一封給伊的信。他

的十分疼愛。他又寫上了一箇至親至愛的稱呼。
也可以說是不倫不類的是「吾所最負疚的親愛
的女弟」

他發出了這一封給伊的信。他在三天之內任是
伊那邊的電話連續不斷的打來。他祇推說有要事
出門去了。兀自閉門不出而靜候。與希望伊能原諒。
和寬宥他的回信。

第四天上伊的回信已由綠衣人遞到他的手裏。
了。他急忙剖開了信封。抽出了裏面一疊很厚的紙。
紅的信箋。他的心又怦然而動了。他向上面寫着一
行行的楷書。一看只見寫着：

「吾至敬愛的夫子」

自從接到了你的來信以後。我真的不明白。你是
你安。的什麼念頭。接連我曾經打了幾十次的電話給
你也沒來過。一次在這兩天以內。我真的不明白。

你又是安的什麼念頭呀。你神經過敏了。
我是一箇女伶。也是被人視為至賤的女子。浪漫
的生活。甚麼人不加以厭惡呢。這箇我何常不自承
呢。我自問比一切都不如。只合受人的玩弄與嘲笑。
而自己惟有怨恨自己的命運。
固然我自己也會考慮過的。我許是一箇不祥之人吧。我此身祇有不堪以終。我何忍累別人的名譽。使別人一娶了我。頓時會陷入不良的環境裏去。
呢。因之我又惟有怨恨恨自己命薄。如紙。我卻不敢。
怨恨世上的。人情也是薄于一張薄紙。或者恍如一片飛雲。所以你就不把你的環境寫信來告訴我。便直捷了當爽快的對我說上一聲：「我是不配。
和你做終身伴侶的。」甚且一句不說而拋開了我。
我也決不怨恨于你。你有什麼負疚於我呢。
不過。有時我雖也曾對于你起了妄想。但我不。

你
吧

你的女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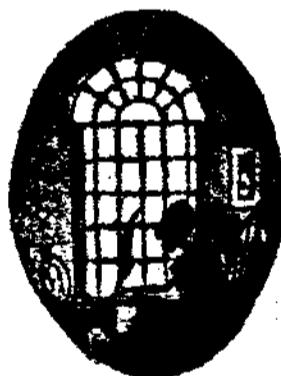
他的方略又失敗了。他再沒有勇氣來衝破這緊密密的綺圍了。

敢把我這樣一箇不祥之身因此而牽累了你我只把你當做我至敬愛的夫子我只希望永遠地維繫着我和你師生間的感情本來我只是如此希望你是沒有甚麼負疚于我啊

經此我更把你當做我的唯一知己了可憐我的父母都已死去還有什麼人這般的疼愛我有之惟有你——惟有你

我想我們此後都已很坦白的表示過了你也可以放心我是決不會用柔牋來綁住你的你就可憐我一些疼愛我一些接受了我的要求永遠地維繫我和你師生間的感情吧我這時又病了你快來望一望我啊

至於你所替我安排的一箇計劃我真的十分感激但你本着良心來待我我也唯有本着良心來待你你是可以不問的你祇任我本着我的良心來對





24

某偷兒工穿盜術，昏暮所至，必無空返。一夕行竊，巨室某氏其家。屢被盜，守望甚嚴。偷不知也，既穴垣入，重重去門，局預備出路，返身入，重重去門，局預備出路，返身入室。將發箱，傾篋，忽火光一閃，有一女子，明眸皓齒，紅襯錦裙，入室。將發箱，傾篋，忽火光一閃，有一女子，明眸皓齒，紅襯錦裙，入室。

羽族，其產地在熱帶海洋地中海。衣袖海亦時有見之。背黑腹白，尾羽分張，類燕鶼，口綦小，或有牙，或無牙。胸翅張大，遂能出水而飛。翅均爲肌肉，肉力大，因能奮起。飛時或墮船上，人即捕而食之。味

風猛時，不能上而下墜觸水，後又潛行隔岸出水，踉蹌遁去。而食之，在水中時，恆爲大魚果腹。能上升飛，喜合羣，空中之鳥，或擡翅分張，類燕鶼，口綦小，或有牙，或無牙。胸翅張大，遂能出水而飛。翅均爲肌肉，肉力大，因能奮起。飛時或墮船上，人即捕而食之。味

夜間余與妹輩聽祖慈談家鄉。

事偶及虎患，曰：我嘗聞故老言，順

高約三尺，至六尺最高，丈許遠倍之，且多逆風而飛。約理，翔

其飛時翼大張，如蜻蜓之在空，而不動所飛之路，準拋物綫之，

十丈最遠，得無阻，偷爲女，遇窘甚，適門臨河畔，遂自沈焉。幸素習水性，伏久之，探頭出視，女猶倚柵立河干，乃

劬庵談薈

楊劍花

△幼庵談薈

獵者捕虎。一日有老於捕虎者。自江西來。曰我來山中見虎跡。當可。

不爲而況貪心不知足乎。時余嘗

七〇

三

獵者捕虎。一日有老於捕虎者。自江西來。曰我來山中見虎跡。當可獲七虎。待我造阱。捕之每獲一虎。鄉人必集。金相贈。其法以羊置阱。斗許偏撒山隅。虎至必有悞鬼先中。作虎嘯聲。以相引誘。並煮青螺。導悞見螺。貪剔螺肉。忘爲虎謹。虎遂孤行。卽誤投阱中。獵者遂搏之。以歸。蓋僧之踞山巔。遙望所見。如以歸蓋僧之踞山巔。遙望所見。如此隔月。獵者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預備酒餚。益以金縱步往。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響震山谷。忽阱外二伏虎自草而起。各嚙獵者。一足中裂其體。而去。祖慈曰除害而圖利。仁人所

不爲而況貪心不知足乎時余嘗年尚輕聞之心膽俱碎丹陽東北鄉每謫客諸殺皆僕輩所供及魚必主人自起恭立席前雙手捧獻衆客亦必離座推辭曰郇廚食品已備極水陸矣不敢更沾珍膳主人卽遜曰具薄物佐酒猶謙抑不嘗耶言訖乃捧之下吾郡某甲者爲人躁率偶以事至丹陽主人治具相邀此魚出甲遜遙瞻軀不類異魚心異之急不能耐卽越席取視乃刻木而成者旣而更反覆視之且見鑿旁鏽有細字一行云大明嘉靖元年製不覺失笑蓋其地習久成風恬不爲怪

王翁者無錫縣缸尖小民也與弟阿二擣渡船爲業一日翁以事進城途遇相士曰君田字面也當大富惜未耕耨耳翁以其言不倫笑置之居無何屢將終又以卒歲無賣進城借貸不遇而返剛出城門數武拾得布包一箇中有飛錢二十緡外裏當票兩張知是質庫中來必非富有之輩乃坐而待之俄弟亦至翁乃繙述頃者事弟尋曰免得仰面求人矣此天賜也當多備牲醴以謝神佑翁曰其人貧似我拾伊遺金恐有性命之憂不可其弟艴然不悅曰汝凍餓死有

誰顧汝二十千錢無福消受真天。
生窮骨頭也。吾未已。一老嫗踉蹌。
號哭至翁心知失主逆而問之。不。
誤遂悉數與之。嫗五體投地而起。
曰此係老身代主人之事如偏僥。
不得行將自盡蒙君再造之恩無。
以報答願贈四分之一。翁曰如使。
余欲富捲而懷之不更多於汝所。
贈乎辭不受嫗乃致聲感謝而去。
其弟從旁睨視窮睛火出乃指翁。
曰汝到老不長進矣。翁哂之曰我。
拾之我與之干卿何事而挈聒不。
進而掣其辯髮批頰方兩下弟已。
休耶。弟大恚卽搘拳毆翁翁亦怒。
側身抓破翁臉十數處途人見之。

力解始放越數日又與相士遇於舟中相士瞠目曰荒田旣墾可卜言乃曰半生貧微骨何事更能發跡相士曰是非我所知也及除夕翁與弟舵樓寂坐相對歎歎將作糜爲守歲計忽有一少年汗淫氣喘而至曰舟也肯下蘇州乎翁曰時將元旦誰肯遠行曰價從君願若何翁迴顧弟曰天晚亦無人渡河矣赴蘇一行似無不可弟曰客資雖杭州亦往也何論蘇州否則能以三貫錢酬我爲新年博奕之寧在舟中閒耍耳少年急允之旣

言訖出腰間巨囊作枕憮然睡去。翁旣買物回弟解纜開船於是行舟治具各相操作及半途飯且熟舟次某鑛翁喫客飲酒客不應疑其倦怠酣眠更推之以手亦不動及移燈逼視則鼻無喘息肌冷如冰矣兄弟大駭啓包裏視之黃金燦然約二百兩之多殘缺臂鉗首飾亦百數十兩始悟少年爲盜黨包中之物爲盜藏也殆少年者挾重器奔馳遠道以致力竭自斃耳旣而翁謂弟曰死人奈何曰守金與屍待其家人尋覓而與之翁知

其前隙之未忘置不答。踰刻弟曰：對面卽廣蕩也。蕩之兩岸必有浮厝之棺，借納其屍，不但不致累及身家，且泯然無迹。可尋。翁蹙額曰：計固妙，然我得其財而如此草草。

殊懼於心不安。旣移舟南岸，籠燭同燈，不數武見一新厝之柩，轟然獨存。弟指曰：卽此便佳。旣啓棺，見一物被衣戴角，不類人形，以火照之，不慎用之，不恕。適足以召禍耳。投諸濁流，翁曰：非此之謂。乃或守金，恐致不祥。吾甚憂焉。弟曰：何不投諸濁流？翁曰：非此之謂。乃或守已而翁然，髮而歎曰：貧家驟得多。

出嗣以翁次兒，故今日鉤尖干姓者，皆翁耳孫也。初遣人遍索相士，於地下哉。言已，泪承於睫。弟乃覲於堂，顏謝之。比翁九旬壽辰，孫曾輩登拜，就多不能認領之而已。弟無

相士者，其或世之散仙歟。



● 青春

汪放庵



敏自從受了情彈的重創以後整整地已過了三
年。他心上總是酸酸的臉上總是懨懨的甚至無病。
呻吟終日嘔空噏似的竟成了瘋魔一般把一箇
往常豪氣凌雲的男子便成了一條作繭自縛的春
蠶。鎖住著乙乙柔絲繞箇不已自然他的青春。
也隨著逝水般的光陰流著去了他雖祇有二十多
歲他的兩鬢也沒變做霜色然而誰不說他憔悴呢。
只一看他那瘦削得沒有肉的兩頰蒼白的臉。

於敏伊們的作戀切的勸解。免要成日整夜的在同
中伊們的目標在的替他想出一箇安撫的一面又不
作戀切的勸解。愁與煩悶消磨了他的豪情與壯志這
早知他是一箇有作為的少年而無情的情彈卻偏
伍於青春隊裏的神情了於是慈祥的母賢惠的妻
兒以至駝着的背兒只此——只此就夠形容其落
伍於青春隊裏的神情了於是慈祥的母賢惠的妻
兒以至駝着的背兒只此——只此就夠形容其落

敏也。嫌得去理會。伊們本來膚淺之言。怎能平復。一箇人在心版上所受情彈的創痕。任是伊們想盡了許多說話。對於敏加以勸解而敏的憂愁煩悶。卻何嘗能因此減去了二分或一分。他在伊們勸解的當兒。甚且反而勾起了他的舊懷。暗裏又不知流了多少熱淚。但伊們的方法便經過一天一天的共同研究。互相討論。快要由理想而至於實現了。

原來敏那慈祥的母已是五十多歲伊自從有了膝下這一對佳兒佳婦之後伊唯一的希望便祇望能夠早一天抱一箇肥胖白嫩的孫子那知敏和他那賢惠的妻結褵將近十載卻止生下了一箇女孩子來做祖母的不論男孩子與女孩子一樣總遠了抱著肥胖白嫩的小孩子的希望但慈祥的母自然還不能滿足伊的希望一向也難免有些悶悶不樂似的尤其在人家抱著自己的男孩子走過或停留

在伊面前的時候不幸——不幸他那賢惠的妻二年之前不知怎的得下了一箇最夠受累的肺病至今據一般中西醫生的判斷確已異口同聲地都說伊的肺病已到第二時期了倘不再靜心休養還是操作勤勞或者……那是定必即要踏進這最危險的第三時期無疑了因此慈祥的母一面固然要十分憐惜與愛護不使伊再操著家中的瑣屑好教伊的病體得以復原一面卻又是十分驚懼與恐慌實在有些待不得遲幾年方能抱孫的念頭伊真的急欲抱孫這原不能專怪伊一箇人的普天下的父母之心誰都沒有這念頭呢而在賢惠的妻的一方面伊也真的賢惠極了伊不但很明白慈母內心的蘊藏伊又很明白敏確是一箇多情種子以前敢向他的戀人的繕捲纏綿決沒有慾的觀念在內的確是或者有些孽緣也決不是敏拋棄了自己而別尋新



好。這是有事實來證明的。以後敏甘心地受著情彈。之創難是他很坦白地表示出來說決不肯以意氣用事隨隨便便地踏踴了一箇處女點污了一箇處女的清白。遂致認可割斷了他那細弱的心弦認可和那箇女人決絕下來。甚且萬分希冀那箇女人早一天別嫁……至今他們已是伯勞西去燕東飛的。

來對付敏了伊們還揀定了一箇少女預備做敏的對付敏了伊們竟採用了封建勢力下妾的制度。慈祥的母與賢惠的妻伊們的目標集在一起而欲尋覓一箇替身來安慰敏的枯寂與沉悶。

著情彈之創的痛苦自己已是病得不中用了便急欲滿足伊婆婆的希望一面看著敏兀是呻吟也急欲滿足伊婆婆的希望一面看著敏兀是呻吟。

但是敏所極不願做且極不願聽的這回事而慈祥的母與賢惠的妻已在那裏積極地替他進行了。吸旱煙妻睡在床上擁著一條淡綠的棉被卻露著上正。在。靜。默。地。看。書。母。坐。在。妻。的。床。沿。上。很。幽。闊。的。在。一。天。的。晚。上。敏。坐。在。妻。的。房。裏。電。燈。之。下。搖。椅。之。張誰不同於伊們誰又不稱贊伊們的慈祥與賢惠誰更不嘖嘖稱美敏的豔福咳一箇少年一箇富有革命性的少年他怎肯拜伏於封建制度之下呢固然敏約略知道了這消息他不但想到自己決定要堅持反對的態度他又想到這一箇少女伊還有曼妙而美麗的青春我又何忍以我這般一箇頹唐的男子去和伊配偶呢何況敏被一條專制之繩束縛著還不够再情情願願地由人家加上一條麼。



母從口中噴出一陣濃濃的烟氣，空中分散了數千百箇的小圓圈兒，把母的身子環繞著。母嘆了幾聲，微笑地對敏說道：

「敏，我已預備替你弄一箇女子來做你的妻了。並且還揀定了一箇女子，這人就是芬，你合意嗎？」

想……」

「不錯，你是該聽從婆婆的話了。況且芬是你見過的，伊雖是一箇婢子，但性情品貌都合上我的意思。只不過年紀大了一些，但決不妨事。我很信得過伊，還是箇處女，何況伊又勤於操作。一向在我妹的身邊，我妹替你要將過來，我妹當然是推辭不下的。人了，我又病得這般模樣，婆婆的唯一希望是在伊的心願，咧，據我看來，這是抱同的，希望的。

唔……唔……一敏一時竟答不出話來。但是，不到五秒鐘光景，敏終於要貫澈他的主張，待著勇氣很決斷地回道：「不……不……這事我決不敢贊同，祇有反對。」

唔……唔……反對……反對……

「這事我已細細想過，是處處有理由可成立的。試想你已是這麼大的年紀了，不但我唯一的希望在地下，也要大和希望的。

我抱同一的希望，咧，人家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這一點苦心，大和希望的。

「你看蘭的病已是如此，你也不必拂了伊的一片好心，須知這是蘭所決定的主張。」母繼續說完了。

「敏蘭的話也不錯，但是我想不要再談以前現在，你所要說的話。

了。此外我也說不盡許多理由總之你是決定會明白的我只希望你此後打起精神來做成立業的事吧。」母慈祥的面上頓時現出了嚴厲的態度接着又向敏詰問道。

「你反對……你有甚麼理由呢？」

「是呀這事你難道以爲對不住你心上的人嗎。你清醒一些吧據我想來你們已是快兩年不見面了。你又那能料到伊也和你一樣這般纏綿。伊定是在這如水流年的裏面早舊那似花美眷的滋味了。你放下了吧至於這一回事我總希望你能夠體貼婆婆的好心我呢也可告無罪於人了。」妻雖知道敏是多情人但伊竟加以嘲弄。

「理由麼有……有」敏對於妻的話不加可否。祇對於母要發表他的意見了他便接著而說。

「多妻制度是現代潮流所不能容存的何況似

我這般一箇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可以明知故犯呢。法律上也早經規定不但重婚是應當有罪就是納妾也有一箇限制並且我雖還沒有男孩子但如今男女是平等的那末女孩子何異於男孩子但如今這箇問題根本不能成立還有……」敏的話沒說完慈祥的母就駁著道。

「敏這真是廢話你看在今日的世界上納妾的人這麼樣多他們何嘗有什麼圈圍之苦呢何況你是因沒有男孩子而納妾這箇也算不得越出法律所謂限制的範圍之外至於男女平權這一句話我姑且不問能夠實現不實現但我總喜歡你能夠早後決不生下來麼又可知我和芬定會生下男

一天有一箇男孩子。」

「媽還有……還有生育是男女健方共同所負的責任我和蘭現在還沒有男孩子生下來可以

子麼還有……」敏只是侃侃而談。

「這不是這樣說的。不過我已是肺病的人了。我如何還能生育我。也十分怕再生育。」妻又說了。

「真的芬使人怪疼愛的女孩孩子我又敢斷定伊。是。一箇宜男之相咧。」母說著向敏釘了一眼。

「那末——你們難道不怕『若要家不和討箇小老婆』這兩句話嗎？」敏反詰著慈祥的母與賢惠的妻。

「這倒不必你擔憂的試想芬是何等使人疼愛的。

的一箇女子伊一向伏伺著蘭的妹妹終日在伊的身傍真的似馴服的小羔羊一般難道伊會做撫家精麼？」母對敏嘆解著。

買來的一箇婢女你難道不滿意於芬麼？你好地一想要是你安著只待我死後而別娶的一條念。

「是呀芬好似我的妹妹雖伊是我們家裏用錢想。

頭正使我們最親愛的燕——敏的女兒——受著不情的後母的凌虐哩。我是做鬼也不依的。我已決定把怪叫人疼愛的芬給你做妾了。妻似乎有些悵色喘息著說：

敏偶然望了一眼睡在床。上骨瘦如柴的妻候的一陣心酸不覺情不自禁地望著妻說道：

「母親的慈祥使我不敢不順伊的意思。你的賢惠更其使我萬分感愧。芬確是一箇怪叫人疼愛的女子……」

「是呀你也疼愛芬嗎？」母先說著滿刻上皺紋的臉皮頓時現出了笑容。

「那你定肯做芬的保護人了？」妻也歡樂地笑了。

「但是」敏頓了一頓纔接著說道：

「芬確是一箇怪叫人疼愛的女子伊卻有伊曼。

妙美麗的青春伊還是。一箇少女伊恍如一束含苞未放的花兒如我已快近三十歲的人了伊自有伊的如意郎君伊有伊的美滿幸福怎麼可以供我的。

是二十五歲卻還有伊的處女美不會像我這般只比伊大了兩三歲的人就給你討厭罷」妻對敏又激了一激

踩踏與踐踏呢。我不敢領情。我決不敢領情而使芬有怨耦之慨。使我徒居惡名。成了男子閥。成了被人指罵的專門葬送女子。幸運的狂且與執袴可憐的芬。伊定要怨恨你。你難道不替芬想一想嗎。你們怎的忍心叫芬去做妾的非人生生活呢。蘭。

「媽……聽……這是也不必今天急要解決的。
容我再細細的考量一下吧。不過芬好似一頭羽毛
美麗的小鳥可憐伊被人囚禁在籠中已不知過了
多少年數你們又何必這般忍心定要一輩子囚禁
伊在籠中呢。」敏雖是已覺得無言可說但還持著
反對的態度。

「敏，你又說這些廢話做甚麼呢？這話如果成了事實，我們會叫芬受委屈，雖然別的做妾的女子原是過的非人生活。」慈祥的母已含著不耐煩的

這時電燈已熄滅了——內地的電燈到晚上十二時便休息的——慈祥的母就管自回到自己房裏去睡了。賢惠的妻也把被兒向頭上一蒙，默默地

「果然。你不用疑慮的。芬現在已是二十五歲了。比你祇差了三歲。難道伊還是破瓜的年紀嗎？伊假使果真做了你的妻，又何嘗辱沒了伊？不過伊雖已

△
青
春

現了出來湧現在他的眼前。

四月裏的天氣到了下旬已是十分悶熱。這年是。

「芬，你趕快替新姑爺拿一柄扇子出來吧。」敏的岳母又回過頭來對敏說道：「姑爺天氣太悶熱了，你可以不必拘束，寬一寬馬褂吧。」

有閏月的好像。是閏六月所以到了那時便近江城。五月一般黃梅雨一陣一陣的打落了許多剛開放的薔薇花鮮紅嬌豔的花瓣都掉入了污泥裏面有些天空裏放出一些暖和的陽光又催開了幾朵白石榴花敏剛做新女婿一天穿著紗袍紗褂正第一次上他岳家的門恭恭敬敬坐在大廳上一隻椅子中雖態度安閒的對著他那笑口常開的岳母只是道那家常閒話然而他心裏真的十分悶氣很受累於這無謂的禮節之下使他有不得放浪形骸之外的感慨他岳母一會兒覺得自己和女婿說的話也太多了就停了一停口向敏望了一眼只見他額上滿排著許多黃豆般大的汗珠慄惶內高聲地喊道

敏剛脫下一件馬褂。忽見一箇卵形臉。眼若秋波。眉似春山。膚色蠻白的。龐兒不長不短的身材。總之沒一處不合著女性美的一箇十五六歲的少女。湧現在他的眼前。敏覺得伊真的美麗極了。伊恍如天仙。伊恍如安琪兒。伊又恍如一朵玫瑰花兒的蓓蕾。額上覆著烏雲似的一排劉海髮兒。這真是一箇美伊處處美化著。尤其是背後青絲編成的一條長辮。

得破的粉頰之上頓時便溢起了兩朵嬌豔的紅雲，「芬扇子拿來了麼？快和新姑爺見箇禮吧。」敏

的岳母仍然開著笑口。

「新姑爺！」芬把一柄扇子授給了敏，又接過了敏的一件馬褂。這一剎那間，敏被這麼黃鸝似的一聲嬌囁，幾乎使他麻木了全身的血液。他還沒有坐下，他只見芬在他的腳邊磕下頭去，口裏慌忙嚷着：「不必……不必……不必如此……」

敏也。不知是擺闊呢還是真的疼愛著芬。他很迅
速地在袋裏一摸，摸出了一張十圓的紙幣，順手賞

「謝謝。——新姑爺。」芬很大方的接受了。敏的賞賜。又這麼黃鶯似的一嘆。

「姑爺怎好意思叫你破鉗？」敏的岳母並不看

圓鈔票所以祇淡淡的說
敏也沒回岳母的話只是很用力的注視在芬的
身上但是芬向敏燭然一笑便驚鴻般的拿了敏的
一件馬褂向裏面一溜烟的跑去

半晌半晌芬又捧了一罐香烟提了一壺開水湧
現在敏的眼前了芬把香煙罐兒輕輕地在几上一
放一隻菜羹般的纖手揭開了一隻磁的茶碗蓋兒
冲了一些開水在內又放下了開水壺在香煙罐兒
抽出一根烟捲遞給了敏順手在火柴盒內又抽出
了一根火柴執著燃著的火柴便很恭順地站在一
邊替敏燃那已含在口中的煙捲敏望著敏望著伊
多麼使人動心呢敏這時祇把很有力的眼光注在
只見伊的粉霞色的龐兒襯著兩邊兩箇小酒渴兒
伊整箇的身上鼻觀裏觸著一陣陣的香味也不知

是鯛頭的薔薇花香，還是芬身上的脂香粉氣總之，他好似出了神，一般暫時的沈醉了。

這時的芬看了敏的這副神情不覺露出伊那編貝似的齒對他嘆詠地笑了一笑這——這不過二三秒鐘光景所以坐在一旁很尊嚴的敏的岳母——

副老花的眼光也沒看到敏和芬的一切。

過後敏知道芬是他的妻妹蕙的一箇婢女。伊自從小沒了父母，家裏苦不勝言。在伊七歲上，纔由伊的叔嬸賣給於敏的岳家的。伊今年已十六歲了。伊的身世也是多麼殺人可憐咧！但敏是有職務的人，不常到岳家走動的，所以和芬便難得相見不上兩年。敏的岳母死了，接著蕙也遠嫁到S鎮去了。芬就隨著蕙到了S鎮。其間因S鎮距離敏的所在地很遠，蕙難得到伊的姊姊家來。敏更沒到過S鎮一次。當然沒有和芬相見的可能性了。先前對於芬的印象

像最淺而最簡單。有之唯有這一次見著芬的一箇印像。因之敏也不覺得光陰去得這般快。敏也不管自己已落伍於青春隊裏。他所有關於芬的印象卻還認定芬是一箇青春的少女呢。

慈祥的母與賢惠的妻。自然暴露了伊們的主張。於敏的面前之後。伊們只是向敏催問。伊們只是用話打動敏的心坎。搖動敏的陣線。但敏是決不願把這事成爲事實的。所以他終於持著反對的態度。一面卻只能用敷衍的口吻。往往專用「待我再細細的考量一下吧。」這一句話。搪塞過去。

一天已是傍晚時候，朔風正勁，蚊蚋從外面進來。似乎身上有些怕冷的樣子，又想起了有處應酬，不能不去，便踏上了樓梯，要到妻的房裏去，加上一件馬褂，他走進了妻的房裏，就見一箇身材苗條體態。

輕盈已翦了髮的一箇少女朝那妻睡著的床前立著他見了這一箇背形雖沒有見伊的面目但已猜去有幾分像芬的印象。

「新姑爺」芬還是舊時的口吻還如黃鸝似的。一囁伊又回頭臉來便和敏打了一箇照面。

「怎麼芬已不是舊時的芬了」敏見了芬面色微黃龐兒清瘦不覺猛然這麼一想但敏又見芬的眼珠依然非常靈活春山似的眉兒只不過帶些微變的神情還沒有消失處女的美態不覺又是轉念一想「哦伊真的比以前不同了伊祇有這一點處女所有的美態了」一面他便向芬問道

和以前不同了。
的新姑爺我是奉了五小姐的命來望望四小姐的芬的態度十分矜持與莊重言笑不苟地真的芬你來幹甚麼呀」

「唔……唔……」敏因爲這事的緣故他不敢和芬多說話連看也不敢多看一眼急忙問著妻道「唔……唔……」敏說著便脫下身上所穿的駕駕袍子接過了芬替他拿出來的一件羔皮袍子對著一架掛在壁上的大鏡子換上了那件青綢的羔皮袍子對著鏡端相了一回好似覺得這件袍子格外寬大了一些

「哦這件袍子還在三年之前肥胖的時候所做

△青
春

的怎麼我想現在如此消瘦了呀」他忍不住自言自語起來他又從鏡中看見了芬他見芬穿著一件十分緊窄的玄綉的綿旗袍短短的袖兒露出了伊的兩隻玉臂但是已不似從前所認爲鮮潤一般祇見伊瘦不盈把了

「哦！美人遇暮名士坎坷去者悠悠青春不再」

慈祥的母與賢惠的妻。此後對他催問這事究竟的時候，敏卻改變了以前的語調，只似瘋非瘋的回答道。



■蠻花片片

徐心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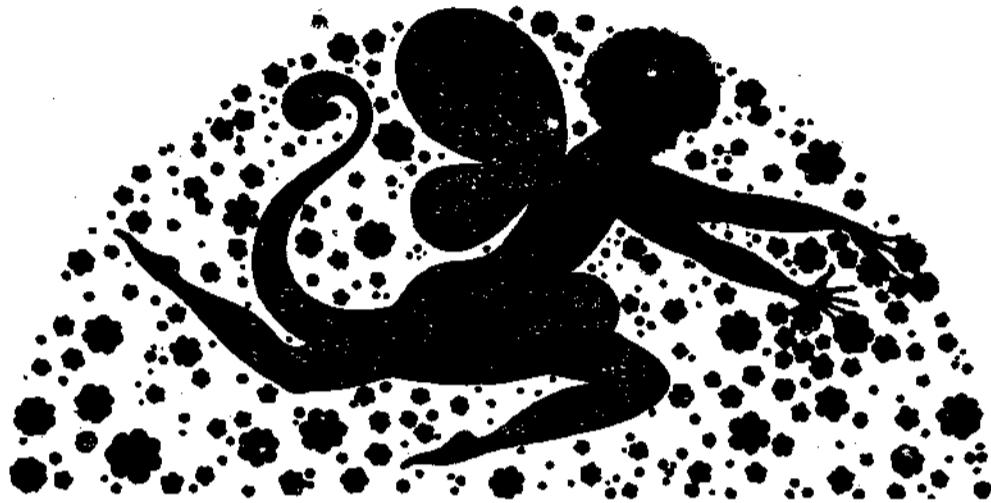
史稱西南夷數十種不著其名唐書南詔兩爨蠻傳所載頗詳蓋漢原百蠻雜處之區夷類實繁而騰越地極鄰邊去城一二百里崇山大嶺間半屬夷族環居榛狉其性情而侏儸其言語既自各成其種類卽難概論以華風使不瑣屑紀之則文身斷髮終疑夷俗之本然彭濮彝人莫辨昔日之殊號亦博雅者所深憾也茲就漢時

見聞所得記錄如左

清王堯衡詠爨云爨字夷經舛舛精也知天象斷陰晴覩瞞若用雞爲卜何似天台禱大清州志云蒙山老爨不死久則生尾食人肉不認子女好山畏家健走如獸平居以雞爲卜可逆知休咎府志云漢時爨有納垢曾之後阿柯者爲馬龍州人棄職隱山谷擇爨字字曲屈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十十八百四十有奇夷人號爲奢祖又詠妙裸裸云官嬪營長翼諸蠻胸背粧花婦女顏跣足踏歌真

▲蠻花片片

▽



△雪花片片……

正妙。釐笙吹罷舞衣還。（此夷多土官之裔。有營長官娜火頭等稱。）

種中有戴鵠帽者名裸落蠻。白布裹脰者曰白脚裸蠻。)

詠燒夷云。曾長之妻數百多竹籬茅舍娶媯娥。倉庚不用療夷垢。

男子跣足蓬頭。挽髮貫耳。麻布爲衣。婦人桶裙無袴。穿套頭衣。前不掩脰。後長曳地。衣邊火燄彎曲如旗尾。不知漱盥。鮮通禮儀。男女趕墟跳月。野合自配。居茅舍中。堂作

詠阿昌云生平畏濕好居山火種刀耕不暫閑無似阿昌隨處好紅籐腰束葛衣斑（一名娥昌又書娥昌耐寒畏暑喜燥惡濕好居高山刀耕火種性嗜犬祭必用之）

索爾中華獅吼何。此夷一名百
夷。又名掘夷。蓋聲近而譌也。性耐
暑熱。居多卑濕。棘下故從棘從人。
漢之西南。曠遠多溫。楚夷宅之。種
類數十。本居瀕滄江外。大別之爲

火爐父子婦姑圍爐而臥身沒火化葬骨灰於地中插松枝棲神。又有一種其人淳樸男子以帕包頭女子青布束髮背負羊皮男子耕種易食女子績麻營生婚配通媒沒後棺殮掩埋春秋祭祀彷彿漢禮其姓氏姓子姓禾姓折姓脚姓勿姓敢姓羊姓羅外無別姓。

男短衣披布女長衣無袴腰纏紅籐。占用竹三十三枝略如篋儀嗜酒覓禽獸虫豸生噉之舊俗兄死弟卽妻嫂後有羅坂砦百夫長早正死其妻方艾誓不失節餓而死其風遂革又有小阿昌其俗略同背負不搭弗擗汚穢今戶腊撤隨川多此種)

二種。曰水僰夷。近水好浴茹後髮蓄前髮。盤髻如瓢。故又名瓢頭僰夷。曰旱僰夷。山居耕獵。又號漢夷。男青布裹。簪花。婦女不施脂粉。自然白皙。盤髮辯紅綠包頭飾。以五彩綫髮。衣五色衣。桶裙繡邊。其俗賤女貴男。頭目妻數百人。庶民亦數十。耕織貿易。皆婦人任之。凡

100 2525 2525 2525 2525 2525 2525 2525

婚娶男女相悅而議聘。一成匹配。
不肅而嚴。如夫婦不睦。聽夫付之
一物爲憑。然後改適。有邪術能使
男子千里不忘。其法不外傳也。
（有小百夷者。熟夷也。騰越西南。
環境皆是男婦服飾。稍近中華。亦
能漢語。居村寨性馴謹。耕食織衣。

無長幼禮。）（大伯夷在隴川以
西。男子翦髮文身。婦人跣足染齒。
布裹其首。居喜近水。男女皆裸浴
於河。婦人謹護兩乳。謂此非父母
所生。乃天地所賜。不宜人見也。男
逸女勞。紡織負擔不輟。）
詠述些云。佩鬟綰髻。性豪奢也。
學中川。麗華衣綵食甘騎坐象。
種人叢裏五侯家。（此夷男女皆
綰髮爲結。貫耳佩環。性喜華采。衣
盤旋僅蔽體。每飲食必精潔而長
於弓弩。倚恃魯銃。與緬人同家畜。
巨象以任運輸耕種。孟養一帶。皆
其種類。）



八瓣花片片

曹操語之源流

佚名

裴松之三國志補註載曹操殺呂伯奢一家自文其過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以此二語遂大爲後人所詬病蓋孔門談忠恕而此二語正破忠恕之長矛利斧性理諸儒安得而不力屏之然亦有所本初非杜撰第易其語耳石乞勸白公殺楚王白公不忍乞諫曰君不忍人人將忍君此一事也孫叔敖隨楚王軍中遇晉荀林父師其偏將妄挑戰孫叔敖令其軍進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遂敗晉師此又一事也曹操特用叔敖之文以襲石乞之意耳



綿邈的想像

林儼琴

一天的盼望，卻沒有接到伊的一封信。他是何等的失望啊！這時約摸將近晚餐的時候了。城外忽然吹起了一片嗚嗚的笛聲，衝破了萬籟。炊烟跟隨着流動，微風播送到他的耳鼓裏。他聽了便表示着無限希望似的說道：「帶遞郵件一天最後一班的夜班輪船來了。大約伊的信是從這班輪船的郵件裏帶來的吧？」半小時後，我終可以接到伊的信了。不致再失望了！」他一面私自說着一面他的腦海裏面卻又發生綿邈的想像了。他想起伊寫信是用慣紅色的信封的。信箇也是用慣湖綠色的信

箇和信封的色彩，多是用這樣鮮豔的顏色來配搭。那末照這樣鮮豔顏色的書信，正不必展開來細讀着信內的詞句，如何的豔麗甜蜜，也就可以使人得到無上的美感了。何況伊寫信又是用慣香豔旖旎的詞句，而且伊寫的字，又很嫋嫋動人。試問這花小格，更綴滿了許多香豔旖旎的詞句，莫說是我看了，就是任誰看了，也要笑逐顏開，愉快莫名的。我再過半小時後就可接到那使人笑逐顏開，愉快莫名的伊的來信了。而且我接到以後，還要很珍

△綿邈的想像

重的拆開來一字一句的細讀着咀嚼着信裏附來的愛液情漿的甜蜜之味哩他想像到得意之處面上便露出十二分的愉快又從口袋裏拿出一把小巧玲瓏的小銀刀來很仔細的撫摩揩拭一會似乎要揩掉刀上的積垢其實那把刀的刀面上非但沒有絲毫的積垢反而明亮得和剛才新磨的明鏡一般不過他對於這把小銀刀何必要這樣仔細的揩拭呢大概他揩拭這把刀的用意是預備用來裁開伊來信的封口而免得刀面上的積垢沾染在信封上不使那鮮豔顏色的信封上面着了一些污痕他這等的舉動也可見他十分重視伊的書信不過伊的信的確可以使他在作客天涯的清苦生活的一時期內因而得到無上的愉快和無限的慰安所以他自己應這般重視伊的來信了。

自然很覺容易消磨過去要是有什麼守時待約的事那末就覺得這不十分冗長的半小時比較過一月一年還要遲慢有時那人等得不耐煩了太覺無聊了還要無意識的責備對手方或是怪時鐘故意和他爲難特地將一秒一秒鐘遲慢下來哩這也是人們慣求急進的心理作用啊他這時自然也等得心焦了但他雖然心焦意急可也能借着揩拭小銀刀的工作來排遣他的無聊不過他一面雖然揩拭刀的小銀刀一面卻又想起伊今天的來信開首當然寫着「親愛的侶瑟哥啊」等一行字下面寫的無非是說許多怎樣怎樣罷念我的話和問我近來身體可好飲食怎樣或是說起天氣的寒暖望我在外頭隨着孤獨白天鏡屏照影不成雙晚上單棲鴛枕繡榻夢孤是多麼孤寂沉悶因爲過着孤寂沉悶的生活

便不禁迴憶到我在家裏的當兒是何等的溫柔快樂。如今那銀屏夢暖珠箔生春的風光和絮語綠窗畫眉妝閣的情事竟因關河阻隔天各一方暫時不能享受了因而以下又說了許多里念我的話又問我獨客天涯也是過着孤寂沉悶的生活一切狀況當然也和伊表示同情當然也墨念伊末了又反轉來說許多達觀的話來安慰我說我和伊現在雖然離別天涯可也能假着鱗鴻之便互通尺素藉以通音信等到我歸來有期那末以前的一切溫柔風光快樂情事不旋踵之間又可繼續享受起來了他這樣想像着可是他手中正在揩拭的那小銀刀竟因磨擦太久刀面上有些發起熱來微微的小時早已過去並且已超過五分鐘了他不禁很詫異了他手指他這才將綿邈的想像暫時打斷微把

的白語道「怎麼半小時已經過去了嗎何以有這樣的快啊難道他們知道我盼望伊的信在這裏等着暗地將鐘點撥快了些和我開玩笑嗎但是我坐這裏卻明明沒有看見或聽見有人來將這鐘點撥快啊」他說罷便毅然的跑到門口等候郵差去了。

街衢之上電炬通明照耀得街上來往往的人全身上穿着綠色衣服的郵差在人叢裏穿來穿去挨家挨戶的將他手中拿着的一疊書信像雪片似的一封或三五封分派着他看了不覺喜形於色好的書信可是那箇郵差自遠而近直至走過他的面前時去接受伊寄來的一意的專待郵差走過他的面前時去接受伊寄來的

前卻沒有將什麼書信交給他。只顧自己向前走去。他見此情形不禁呆了一呆。轉又想起那箇郵差是送信來慣的。和我們也很熟識。我們因為他生性和善。又很好玩。常常和他說說笑笑去尋他的開心。他總是嬉皮笑臉的回答我們。今天莫不是他見我在門口守着。知道我定是等他送信來的。所以他故意將我的信捏在手裏。不交給我。假裝做沒有我的信。我急一下子照他素來喜歡和我們玩笑的行為上似的。急急向前走去。和我開箇玩笑。叫我摸箇空惹。看起來這箇玩意兒或者是免不了的。他想罷便發急似的呼道：「朋友不要惡作劇。快些將我的信給我！」這時那箇郵差早已走出十幾步之外了。聽了他的呼聲。便又折回來。笑着對他說道：「唉。我方在走過你的面前。不是對你搖了一搖頭。表示沒有你的信嗎？怎麼你沒有看見？如其再不相信。你將這一

疊信拿去揀可有沒有」說着便將手中拿着的一疊信遞過來。他接过逐封一看見真沒有他的信。在內於是就將那一疊信仍舊還給郵差那郵差接着對他笑了一笑便逕自去執行他的送信職務了。但他鎮天盼望的伊的來信如今在一天最後的發信時內又沒接到他這一天的希望也就宣告完全失望了。他便沒精打彩的踱回去自己還盤算着時日認定今天無論如何當可接到伊的信的。但是今天連伊的一箇字也沒接到這就很奇怪了。難道伊回娘家去了嗎？即使伊果然回娘家去也應該寫封信來告訴我好叫我寫信給伊改寄到伊的娘家去。因爲時間忽促來不及寫信通知我那末伊到娘家溪鎮一在鳳朝城相隔僅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來往以後也得寫封信來。何況我家和伊的娘家一在關溪鎮一在鳳朝城相隔僅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來往一趟也只消半天功夫而且鷗溪鎮的郵信平素都

由鳳朝城裏的郵局分別轉往別處無論伊是否在
鷗溪發信或是在鳳朝付郵照素來寄信時日計算
起來今天沒有不接到的道理難道伊一回娘家就
連寫一封信的空暇都沒有嗎我往常聽伊說伊如
其一想着要寫信給我了或者臨時發生什麼緊要
的事情定要伊去料理伊終是暫時擱置一旁不問
不聞等信寫完了才去料理那件緊要的事情哩照
此看來可見伊並沒回娘家去不過我今天一天也
沒有接到伊的信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要是
伊的信還沒有寫不過累我空望一下子那倒也罷
了如其已經寫了已經付郵了那末我今天一天也
沒接到那就恐怕被郵局誤投別的地方了他一面
想着一面走着早已回到他的辦公室裏去了

晚餐的時候飯堂裏的座位上滿坐着許多人在
那裏狼吞虎嚥的吃喝着他卻拿着一雙筷呆呆的

坐在那裏想起他家中這時當然也吃晚飯了要是我在回家的當兒那末一日三餐終是母親和我與伊三箇人同在一箇桌子上吃着那時的飯菜雖也和今天的差不多可我終覺得在家裏吃飯容易吃得下在外面吃飯似乎比較要吃得少一些而且每到吃飯的當兒往往想起在家裏吃飯的情形愈是想愈加吃不下好似不覺飢餓似的如今我作客在外那末這時家中吃飯的桌子上當然少了一箇我只有母親和伊二人同餐了不知伊可也因我作客在外不能和伊共同聚餐而發生什麼感想倘是伊正在里念着我伊吃飯自然吃得慢了甚至吃了那末我的母親必定要催着伊快些吃或者誤會伊身體上有什麼不適意因而嘮嘮叨叨的向伊長問短如其伊在回話母親的當兒無意脫出一句牽記我的話來我母親聽了必定要哈哈的笑一

陣子後來我母親的慈懷裏也因爲伊的一句話而暗暗的墨念起天涯海角間的兒子了但這樣一來母親和伊的這頓晚餐一定不能像往日那般快樂的吃了可我在關河千里之外竟不能立刻去安慰我母親和伊一下啊這時同桌吃飯的人大約都要吃完了有幾人看見他還沒動筷便催着他道『廢子快些吃吧在這裏呆想些什麼』但他卻因方才那箇想像纏繞腦府對於同事們的催促並沒覺得仍舊呆呆的坐在那裏宛如失去了知覺一般

電炬之下他坐在那裏呆想了一會覺得無聊極了便順手在桌子上拿一本書攤開來看着可是看了不幾行便又掩卷不看了於是又想起伊這時大約和母親談些家常話已終止了或者已回到房裏去了我聽得母親說如其我不在家裏的時候伊吃了晚飯和母親談一回便回到房裏去將書櫥裏的完

書抽出幾本來看看，直要看到深更半夜，方始就寢。有時還要延長時刻，寫幾張小楷，逢着要寫信給我。的當兒不知又要寫到什麼時候才歇。那末伊這時已在房裏看書了。不知伊今晚看的是什麼書？我聽伊往常說：『玉谿生詩集』是伊喜歡讀的，並且還稱讚集中的詩句沒一句不是富麗堂皇，輕盈流利，有飄飄欲仙之概。倘使伊今晚果然是讀『玉谿生詩集』的，可是集中詩句多美人香草之思，不知伊看了又要發生什麼感想？啊！伊又說現在的雜誌多如牛毛，惟有『紫羅蘭』是伊最喜歡看的。因為其中多迴腸盪氣的作品。『紫羅蘭』本是我定期的，不過我每期看過以後，因為徇伊的要求，終得逐期轉寄給伊去看。伊曾對我說：『紫羅蘭』中有箇小說的名叫『子建後人』，他的作品伊看了最為拜服，因為那『子建後人』做的小說句法老到。

立意新穎結構佈局也很湊緊雖然他的作品言情說愛的居多數專門講些兒女情話卻也一篇有一篇的精彩不落千篇一律尋常窠臼至於他敍述書中的事實曲折寫來絲絲入扣沒有一些破綻可捉而且每敍一箇人的箇性各各不同描摹得非常逼真是心細於髮不過照他做的小說上看來小說中的事實或者是他本身經歷之事因為他做的說中的事實沒有一件出乎人情事理的範圍之外的要是篇篇都是嚮壁虛構恐怕終不免要有一二失檢之處要不然萬無這樣天衣無縫的好法據伊的揣測說『子建後人』大約也許是鍛羽情場借文字來宣述他的哀史吧伊這樣的說很使我拜讀伊的文字深交我佷詳悉他的切情事啊所以我往服伊的鑒別不差因為那箇『子建後人』和我是在家裏的時候吃完晚飯往往和伊並坐銀燈之下

下共讀些什麼書籍。伊看了常常要評論那部書的優劣。滔滔千言每每談到夜已過午還不覺得倦哩。不過現在我和伊相隔天涯。伊今晚獨自在房裏看着書。照伊看書時間的習慣而言。伊一定要在看完以後評論書中的優劣。但是我已作客他鄉。不能和伊共同討論着伊也只有暗自心裏讚歎。即使有言語的表示也不過低低的說句好字罷了。試問這種看書倘使和先前的情狀比較一下豈不要分外感到孤寂的苦況嗎？我現在雖要借着書而排遣我的無聊可是遠沒有看完一頁便已廢然而罷這也是因為迴想起以前的情景感覺到現在的孤寂所以才覺得獨自一箇人看書並沒有何等趣味。因而再也看不下去了。但不知伊這時可也和我發生同樣的感想嗎？他正在尋思着忽然牆壁上的時鐘鏗鏗的打了十一下。於是他的思路便被鐘聲打斷了。

△編邈的想像

一回。他將電炬旋滅了。很孤單的回到臥室裏去睡。
着尋他的歸鄉之夢。

臥室裏睡着的許多同事們都因白天工作過於勞瘁一睡到床上便呼呼的酣睡了他卻因今天一天也沒有接到伊的信兀自心事重重翻來覆去的不能合眼他既睡不着便不免有思潮千萬紛聚在孤枕之畔於是他又繼續想起伊這時或讀書已罷將次要睡了或者正在寫信給我也未可知如其伊果正在那裏寫那給我的信那末伊拂牋搊臺必很鄭重將事而且當伊還沒有寫上的當兒因為要安慰我作客他鄉的苦況必定擱筆凝思一回想像我在外是怎樣的孤寂沉鬱應該用何種話來安慰我甚至因伊自己相思千疊無從慰藉便想起這張信牋是要從迢迢千里之外輾轉接近我的就忍不住將那信牋捧起來吻了一回然後很仔細的寫着及

三

至寫完了又再四的細讀一篇或再捧起來吻了幾吻才很珍重的納入信封裏寫上我的通訊地址看一回才去就寢但伊寫信如果真和信牋接吻那末我以後接到伊的來信倒要仔細攷察一下倘是真海角得着些精神上的慰安咧不過伊給我的信果是今晚寫的那末後天我便可接到了我也可試一下有無效驗可是我明天一天的盼望又如何使我捲過去照此想來還是希望伊昨天就寫信給我的好他這麼想着後來低低的自語道「自然伊昨天就寫信給我的好啊」於是 he 使緊閉雙眸預備擴除一切去求他的美睡

可是 he 越是要睡越是睡不着因而他又想起他在家裏的時候和伊的一切情事了便忍不住從被窩裏爬了起來擁衾坐了一回想了一想又重復睡

下伸手到枕函裏面拿出一張照片隔着帳兒從電
炬透進帳縫裏的光線之下呆呆的看了一回後來
又將那照片湊近嘴唇輕輕的吻了幾吻放在枕上
和他並頭睡着他側轉身子含着很愉快的笑容向

那照片看着這樣看了許久他便漸漸合攏眼睛很
安穩的睡着了不過他睡着後不知在夢中可又發
生何種綿邈的想像嗎



守仁

謔 虞 名佚

明王完虞中丞名默萬歷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鄒平知縣與章邱接境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還問之答亦乙亥王笑曰某是鄒平一害若便是章邱一害也案此雖屬諧語實乃良箴爲父母官者咸宜一讀有人贊新婚回人問新婦容貌如何彼引長生殿中二語曰秋波俏似銅鈴弓眉彎得筆直人皆吐舌



秋水芙蓉移藜志

愈夢花

汪興發浙之衢州人年十五隸國軍二十一師六十三團陳誠部下其人短小精悍雙眸奕奕有神一種英爽之氣流露於眉宇間其家除老母外尚有兄嫂妹等業農九江焉止亡子然走闔以謀糊口既繁生活又高大有供不應求之概於是興發背母出九江亡何爲國軍攻陷九江既下

國軍遽有晉窺閩境之說事爲渠聞從軍之心遂決乃往投効於陳團長麾下初頗感工作之苦嗣覺較疇昔事農爲得未幾隨國軍進抵閩境孫軍出全力以抗不圖屢

夕月黑風高夜色深沈如死彼軍與賴軍同時下令返攻涉水而渡孫軍中來福槍與機關槍同時並作爲勢至猛故彼軍先鋒隊曾斃有百數十員之衆然士氣未曾坐是而少挫是役也彼軍與敵軍屢戰凡一日夜興發與諸同志志亦在是水月中工作不少休結果孫軍自亦在是師乃敗績彼軍遂以佔領富陽奠

定浙中聞孫軍旣失贛閩浙三省。
狼狽入蘇以圖背城借一不謂軍
旅不振士氣全沮吳江諸地次第
爲國軍佔領吾虞於丁卯歲某日
拂曉彼軍自蘇開來一團駐節於
常邑廟等處吾人以爲從此可
開雲霧重見天日也不意同日午
後喧傳南門到有潰軍數十人圍
附得訊立率隊馳往繳械未遂遂
作巷戰一時槍聲密若連珠幸不
驚矣事後紛傳國軍殺賊勇猛甚
移時卽止而閩邑人士已飽受虛
中尤以汪興發爲最當兩軍在接
觸時汪單身逐二叛卒一卒急發
一彈汪應聲佯踣於地及卒來奪

槍時則乘隙出槍刺自地躍起直截卒要害復鼓勇逐在前者一人卒懼倉皇遁汪追之不及復至三步二條橋加入作戰殲賊又數人爾時留守來舟之羣賊覘事已迫卽將舟上機關槍撥動擬掃射國軍時爲汪見亟以手溜彈由橋擲下己亦一躍下賊不備爲汪擊倒入水汪遂挾機關槍登陸顧汪之頸項間已爲賊創三處赤血淋漓衣襟盡污矣汪神色不變笑譁自若一似罔所苦者當其出入藥雲彈雨中塞旗斬將其一種英氣磅礴之概可想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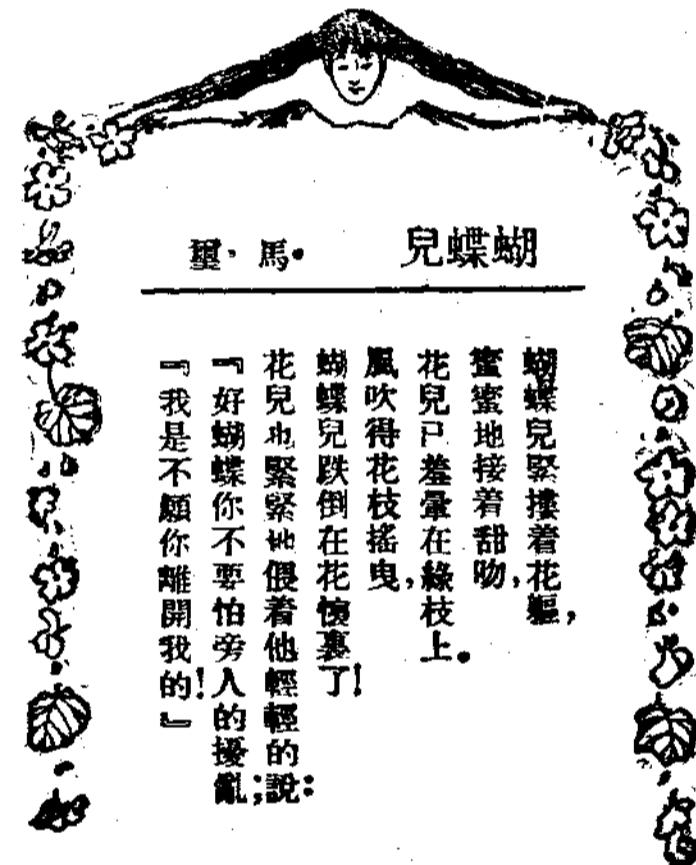
里開爲人和藹可親從無疾言厲色職是莘莘學子僉樂與之俱先生家本小康祇以食口衆多每感供不應求不獲已以一身兼任數校教務昕夕栗六無難色且怡如也不意積劬致疾竟爾病革惜哉從此余失一良師矣當師彌留之際余曾一度趨視師邊語其自挽聯云『十二年教育界不喜官吏不近榮名孤憤蒼茫天可鑒』『卅九載舊家庭上棗庭聞下拋妻子此身罪惡我何辭』讀是聯可審吾師之潔身自愛也

自○已○哉○嘗○撰○一○聯○哭○之○云○十○來○年○
把○酒○論○詩○方○惠○聯○吟○花○草○句○三○載○
中○離○鶯○別○鵠○那○堪○重○讀○鵠○鵠○篇○語○
固○不○工○然○方○寸○已○亂○手○足○之○情○正○
不○知○從○何○說○起○也○當○家○兄○臨○終○時○
曾○爲○余○誦○其○白○挽○云○生○無○作○用○死○
亦○尋○常○惟○留○餘○恨○一○腔○未○能○爲○兒○
曹○婚○娶○成○家○殊○難○瞑○目○文○不○成○名○
詩○無○進○境○消○受○悼○亡○三○歲○此○去○與○
荆○妻○纏○綿○話○舊○訴○盡○離○腸○悲○感○勸○
人○讀○之○淚○下○余○爲○書○竟○和○淚○加○一○
駁○云○仲○哥○於○彌○留○之○際○嘗○爲○余○誦○
其○自○挽○聯○語○並○諱○諱○以○書○爲○屬○全○
受○命○之○下○義○不○容○辭○顧○心○輒○切○迫○
怛○耳○今○兄○逝○矣○遺○苦○在○耳○回○首○思○

量不禁爲之擲筆三歎。某生者佚其名亦未審其爲何。許人顧聞與吳子玉將軍微有關係。以事失官又受社會之刺激致有精神病。某年仲夏生妻病足。乃同至蘇寓於某旅社。擬於翌晨屬舟詣福音醫院而就醫焉。詰旦生與妻同晉晨餐。啜未竟。生倏離坐。出懷中鉛筆疾書牆上云。我去矣。書時手腕震顫顏色慘白。生妻知有變。乃起而勸慰之。生突將鉛筆擲地。奪門竟去。妻皇急甚。追之不及。乃痛畱田田尋至。聲嘶力竭。維時茶房雜役聞聲俱至。生妻爰畢。其事告衆。且曰。若能覓得吾夫歸。

者當以番佛百尊爲酬且斷簪以
爲信羣鑒其情堪憫并有利可圖
遽分別往跡之無何衆快快返令
云人面不知何處去矣午后傳聞
某橋下發現一溺斃者服飾面目
一如婦言婦心動往視之果夫也
乃辯蹄號泣亦欲自裁幸獲人勸
阻致免於難否則殆矣厥後有蔡
人與生有舊者立電其家速其家
人來料理身後事云





望·馬·兒蝶兒

蝴蝶兒緊摟着花軀，
蜜蜜地接着甜吻，

花兒已羞暈在綠枝上。

風吹得花枝搖曳，

蝴蝶兒跌倒在花懷裏了！

花兒也緊緊地偎着他輕輕的說：

『好蝴蝶你不要怕旁人的擾亂；說：

『我是不願你離開我的！』



第六回

園林春聲驚客夢
梅雨話新聞



話說潘小軒講出一樁新聞來，就是白龍巷趙仁卿家的事。那趙仁卿在洪楊時候吃糧臺飯的辦糧臺的黑暗何消說得。仁卿自然着實撈了一筆錢，有三個兒子大的叫福伯，次的叫祿仲，小的叫壽叔。福伯也捐了一個知縣班子，却没有署過缺，到過任可是已經官氣十足。討了一個姨太太，是堂子裏出身，所以小姊妹很多，常常到閨門去白相。福伯並不干涉，有時深更半夜還來，只說是戲館裏看戲。或者小姊妹家碰和這些都是做姨太太的常課，本來不必干涉。福伯還有一個女兒，叫潤珠，年紀已經十八歲，爲着福伯十分鍾愛，高來低弗就說了幾家親，都沒有成就。那位潤珠小姐雖是閨閣千金，性情很活潑，無論什麼人都軋得和的。尤其和姨太太要好，常常和太太一起出去。福伯更加放心，因爲兩人出去可以互相監督，決

熟煤頭一引就着所說看戲碰和倒是雙關夾寫看的是臨時客串碰的是局部人體起初姨太太對着潤珠小姐還要遮眼遮瞎不肯給他知道後來潤珠小姐給他籠絡得成了心腹伏伏貼貼絕對不會舉發了便也不再避他的眼那個老相好叫秦二是綢緞店裏做夥計的做夥計能有多少錢好賺所以姨太太不能不倒貼一點秦二有用何樂不爲自然六體投地的報效他博得他的歡心但是人的食色之性總是不知足的眼見潤珠小姐鮮花似的嬌艷肥羊似的生嫩無論如何姨太太百般修飾到底徐娘年紀那裏比得上他秦二早已心頭怦怦要想染指只礙着姨太太不好一箭雙鵰尙然鬧動了他的醋勁恐怕成了駝子跌鬪斗兩頭弗着實所以幾次要動總是自己歛跡不敢造次這一天也是天從人願姨太太打電話給秦二關照他今天有事不能出來誰知這電話給潤珠聽見了隔了片刻他打電話給秦二約他晚上四點鐘在吳門旅館等候秦二聽了不勝之喜在三點鐘敲

過的時候早已到了吳門旅館開了第八號的房間屏息而待水牌上仍舊寫着一個劉字下面注了上海二字這是他們約定的記號且說潤珠小姐已到了春情怒發期又常常受着庶母的實地教授如何不動心對於秦二也是早有欲得之意和秦二一般礙於姨太太在眼前所以此身雖無彩鳳雙飛之翼此心早有靈犀一點之通現在姨太太有事不出門這是難得機會如何可以錯過所以不顧一切的約了秦二但是小姑娘初出茅廬究竟有些怕聲怕勢的直到了四點半鐘方纔向福到了護龍街坐了藤轎到吳門旅館向水牌上一看找到了上海劉問了茶房第八號伯說是要到觀前街去配些衣料福伯絕不疑心只叮囑他早些還來他一口氣趕到護龍街坐了藤轎到吳門旅館向水牌上一看找到了上海劉問了茶房第八號就在樓下到了房裏見秦二躺在床上閉目養神秦二那時也聽得了腳聲豎起來一看見是潤珠立刻走下床來賊皮塌臉的敷衍上去潤珠小姐這時候倒有些天人交戰起來了心想萬一給人知道了如何是好或者說這是合着蘇州人打話豆芽菜扳藤老嫩究竟他老不老嫩不嫩當時第八號房間裏只有他們二人潘小軒也沒有說個明白在下更無從下筆只是他在留園楠木廳上說的他們太不自檢

竟有一片春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從壁縫裏傳到間壁第九號去第九號裏住的是一個無錫客人那無錫客人千不該萬不該和福伯相識並且嫌着寂寞打電話去請福伯出城來預備拉他去打茶園的福伯立刻答應打轎出來和無錫客人碰見了正要出發忽然聽見了間壁傳來的春聲福伯道青天白日之下如何已在那兒唱這種調調兒呢無錫客人道我們自己幹正事要緊再遲些他們都要出堂差去了福伯道我倒要參觀參觀這隔壁戲比玄妙觀看西洋鏡總好些說着便走近板壁去恰巧這板壁上有一個木節福伯隨手在桌上拾起了一把剪刀輕輕在木節的四周一掘那大拇指似的一個小空便成功了福伯跪在椅子上引頸望去不望猶可這一望以後直望得他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走下椅子來一直衝到間壁去提起了腳向第八號的門上猛踢踢得春雷一般的驚天動地可是裏面好像沒有人住一般絲毫不見動靜茶房過來問是何事福伯氣吼吼道你快些替我去喊巡捕那茶房真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路呆着不走無錫客人也走了來拉住福伯道這房間裏住的是誰爲什麼你要生氣福伯只說得出放屁放屁豈有此理不

要廉恥。目無法紀。却說不出些事實來。無錫客人的心裏只有一點兒明白。只得勸他。道。你且平心靜氣慢慢的擺佈。萬一打開了門。還是一個不了。依我的愚見。不如由着他們去快活。難不成他們不出門的。你只消坐在門外。老等總可以等出一個眉。目來。福伯給他勸了一回火氣。果然退了許多。想着門上的鑰匙在茶房那裏的。便問茶房討取茶房道裏面。另外有插門。就是開了鎖也沒有用。無錫客人把窗推推。也推不開。福伯警眼看見樓梯邊茶房坐的桌子。上有一塊磨刀石。便拿了來。打窗。上的玻璃。那茶房急忙拉住福伯的手。福伯趁勢就把磨刀石向窗上甩去。只聽得。嗤。喇。喇。一聲響亮。接着。「呀」「嘆」「得登登登」發了許多響聲。「呀」的一聲。原來第八號的房門不打自開了。「嘆」的一聲。那位潤珠小姐見了。福伯雙膝跪下。在梯邊。得登。登。一溜烟逃了。天天這裏潤珠小姐跪在地下。做哀黨倒引起了四邊的人來看熱鬧。福伯一來。有父女之情。二來體面關係只好叫他起來就命坐了。旅館裏藤轎還家去。自己也和無錫客人作別。坐了自己的轎。押去那無錫客人也覺。

太忘形了。在旅館裏到底不比府上如何可以逞所欲爲呢？否則靜悄悄的幹了就去。真是神不知鬼不覺。那裏會給自己人捉住呢？閒話少說。那福伯還到家裏憩臺拍檻。又把潤珠罵了一頓。大太太聽見了。知道這都是姨太太引壞的。便出來廻護。道：潤珠從小到現在十多年。從來沒有走過歪路。我們的房裏雄蒼蠅也飛不進來的。都是那些浪蕩貨牽引着上街去。把瓦楞裏的南瓜軋壞。本來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做爺的不早。早替女兒配親。自己倒是一個不够。兩個兩個不够。三個還要東兜兜。西搭搭。上不正下歪斜。還不自己認錯些。攬得坑缸臭氣薰天。算是趙老爺的面子。慶福伯本來抱息事寧人主義的。對於大太太和姨太太的芥蒂問題更是力求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這回潤珠的事自然也知道是姨太太引壞的。如今大太太已生了氣。說話中間已把責任全歸到姨太太身上。倘然再鬧下去說不定。暫時把一項綠頭巾折疊好放在身邊。待將來再說。一面向大太太說道：你不要責

備我。你且替我設身處地想想看。當場看見了一對狗男女的醜行。如何可以把這口氣咽下去。偷然這回不重重的訓誠他以後還要肆無忌憚咧。大太太道。孔夫子也有三分錯。難道他女孩兒家無知初犯不能饒恕麼。福伯見他夫人依然聲色俱厲。只好再陪小心打恭作揖的說道好了好了。這一回算是我委屈了他以後他房間裏開羅漢堂也不去顧問了。說得大太太也笑了。這一笑總算把巨大風浪笑得水波不興。一家相安無事。誰知潤珠心還不甘以爲姨太太那們輕本走熟道一點不露馬腳。我只破題兒第一遭就給老子捉住。這是那裏來的晦氣便偷偷對娘說。穿他所偷的秦二也就是姨娘的老相好。這幾天姨娘常常出門說不定到那道兒去呢。大太太聽了義憤填膺道。這妖婆子忒可惡。引壞了我女兒丢在一邊自己去快活。我倒要替女兒報仇呢。就派了心腹娘婢做暗探俗語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無論如何嚴守秘密。總有些風聲露出來的一天也是合當有事。姨太太道。他怕麻煩只是幾個最知己的鬧。一天不准送禮去。要是誰送禮去給親戚知道。

了。就得誰去對待這嚕嚩。因此只公份送了一個銀觀音給他。福伯也就不響了。但是姨太太出門未久。武家有女僕來問。今天三姨太要到閨門外去看戲。這裏姨太太不去。福伯倒奇怪起來了。問道：我家姨太已經出門去了。難道沒有到你家麼？那女僕道：沒有。纔使喚我來的。福伯道：那麼你去回復三姨太。偷然他在五點鐘以前還來就分付他。就去。儻然夜了來。只好謝謝不能去了。女僕告辭而去。這裏大太太便乘間說了許多旁敲側擊的話。激得福伯人住馬不住了。想著手偵查姨太太的芳蹤。但是偌大一座蘇州城。要躲藏一個弱女子。真是希鬆平常得很。沒有線索。如何尋得到？福伯正在躊躇。忽地壁上電鈴響。趕去接問。原來是壽叔打來的。他說：姨太太和一個年紀輕的男子。走往鳳臺旅館去了。我因爲眼熱。不好意思跟去。請大哥快些出來。還來得及。捉住呢？福伯答應了。把電話聽筒掛起。性急慌忙的出去。恐怕自己轎夫走漏風聲。故意走到護龍街。僵了藤轎出城。一口氣趕到鳳臺旅館。向水牌上一望。恍然大悟。此行太覺莽撞。試想他們那裏肯寫真姓名。並且關起了門。誰也不知道裏面住的青面孔綠髭鬚。又不好挨門擦戶。像清鄉般調查戶口的。這個

計畫不是完全失敗了麼。深怪老弟做事不做澈底。爲什麼不等他們開了房間，把號數記了下來呢？他立在水牌前呆了好一回。忽然福至心靈，便去問茶房道：「第三十二號住的客人是單身還是有女眷的？」那茶房對他相了一相，道：「一時也辨不出。」什麼路道來？只淡淡的答道：「是雙榻房間。」福伯便急急登樓去找三十二號的房間。敲敲門，沒有人出來。茶房道：「客人出去了。」福伯心上更是生疑，以爲這中間一定有一對野鴛鴦住着，便對茶房道：「他約我在這時候來的，怎麼他自己走了？請你把房門開了，讓我在他房間裏等候罷。」那茶房問了姓名，把鑰匙開了門。福伯踏進房去，却真的空洞洞一無所有。兩着鐵床上紗帳分開，錦被高疊，絲毫沒有可疑的痕迹。或者像小說書所說的房裏有暗機關，便四下找尋。推推廚門，拉拉抽屜，一點沒有破綻。正在東張西望，外面一陣人聲走進，兩個人來，正是一男一女，並且攏着手。十分親熱。福伯定睛看去，依舊不是他的姨太太。那男子更不相識，心上倒發急起。他瞪了幾個白眼，可是那女子不答應，一把拉住了福伯的衣袖，道：「且慢，我倒要查一查。」便迎上來，搭着道：「對不起，我走錯了房間了。」那男子倒沒有什麼，只對他瞪了幾個白眼。

查看。咧。這句話自然是疑心。福伯是白日闖了。福伯到底是個老爺班子聽了如何。耐得住便大聲道。眼睛也得睜開看人。看個明白。我不過記錯了。房間號數難道我。是來想好處的。麼氣數。氣數那女子還是不依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向男子。努努嘴。那男子當真伸手向福伯衣袋上摸去。福伯氣極了。把他一推。用力過猛。那男子立脚不住。向後倒去。偏又倒在鐵床柱上。碎的一聲。接着就嚷成一片。原來。那女子見男子喫了跌也大肆咆哮起來。跳着罵着。要茶房去喊巡捕。茶房沒有明。白。前因後果只好從中竭力排解。女子不肯罷休。福伯也不肯退讓。那男子也怒不可遏。掙扎起來。便扭住了。福伯要他到警察局裏去。福伯說好的好的。橫豎我沒有。什麼錯。只是你應得賠償我名譽。損失他們一壁爭吵一壁走出三十二號房間。福伯忽然發一聲喊道。捉賊。用力掙脫了那男子。向樓梯邊趕去。嘴裏不住的喊道。捉賊。捉賊。這穿藍袍子的便是賊。大家向樓下看去。當真有一個少年男子穿着深青。哔。咬。夾。袍子。急忽忽的走出門去。那些茶房因為福伯也給人扭住。決不會賊捉賊。的所以倒放。那少年男子走了。福伯見沒有追着。還上樓來。走到二十八號見他的。

姨太太坐在椅子裏吸香煙。神色自若。心想奇了奇了。他怎麼行若無事呢。鎮定功夫。倒不差。啊他踏進房間。姨太太滿面春風的立起來。道老爺從那裏來。武家三姨太到桃源里去喚小姊妹來打牌咧。老爺有興就在這裏坐坐。打四圈可好。福伯道放你的屁。你還想撒謊麼。我問你剛纔從你房間裏逃出去的是誰。姨太太錯愕道。沒有啊。三姨太去了有半點鐘功夫了。以後除掉老爺也沒有人來過。福伯冷笑道。三姨太好好住在家裏難不成他有分身之術。麼這一句話倒把姨太太嚇得目瞪口呆。一時轉不過話來。幸虧那時三十二號的男子又趕了過來。向他理論。福伯只得對他唱諾道。謝謝你饒恕了我的莽撞。這裏我有切己事情正要辦交涉咧。那男子向姨太太看了一眼。心上已經有些明白了。加着方纔喊捉賊的一幕趣劇。更是十知八九。便退了出來。對那瞧熱鬧的人道。這老頭子倒要謝謝我呢。不是我打了鵝。如何可以驚起鴛鴦呢。那些瞧熱鬧的聽了也知道這二十八號房間裏的把戲比三十二號更好。頑所以聚着不去。倒是姨太太面皮。老主見好走出來向大眾道。人家夫妻說閒話。不干你們的事。隨手把房門砰的關上。不知道他們倆經過如何。

手續到了晚上七點鐘雙雙回家已經風平浪靜門外漢無從探聽小軒也沒有說起在下更不能瞎寫那時小軒說到這裏戛然而止子玉道潘老伯還沒有講完後來我聽得人家說福伯到了家裏反替姨太太遮蓋得乾乾淨淨壽叔來還責備他不應該看錯了人險些鬧出笑話來壽叔心想既然你廻護姨太太我何苦做冤家因此現在姨太太更像奉公差遣一般了因為他自有手段可以使福伯敢怒而不敢言呢微庵道我有一個疑問當時福伯如何會認定三十二號房間的呢小軒道那三十二號房間水牌上寫着姓李本城又是當日來的在許多旅客中間比較的還是這姓李的有些相近所以他毅然決然掛鬮而入了還有笑話那姓李的客人和那女子的確不是元配也是臨時夫妻不過那有親告權的本夫並沒有委託福伯做代表罷了否則倒可以連破兩案呢說到這裏船上人來了手裏捏着一把雨傘問道老爺們可要下船云喫點心罷微庵道點心喫不下這裏坐坐比船上爽快得多船上人道恐怕要下雨呢微庵對他手裏雨傘指指道你倒未雨綢繆啊船上人道方纔已經落過一陣了黃梅天十八變說不定的微庵立起來向天井裏望去

訝然道。咦。真的落過雨了。我們聽新聞。聽得入神。竟沒有覺得。也是笑話。那麼。我們去罷。萬一雨落大了。我們蒲鞋水襪的回去。豈不掃興。當下。大家依話走出楠木廳。曲曲折折。隨路出園。到了船裏。胡亂又喫了些點心。也就開還南濠街。大家上岸分頭散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過了一年有半。那蘇州城起了絕大變化。也是作成在。這部小說一個承上啓下的大機會有分教。一夕風雲起。海灘滿城頓見白旛翻。這一個大機會是什麼。下回分解。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法國 蘇佛斯德
馬山亞蘭合著

周瘦鵝合譯
張碧梧

方多麥士傳

第六回

出神隱探微心思細於髮
入鬼蹤渺如煙

裘夫隨着這箇警探急忙忙的回往波柔別墅剛走到園門外恰巧遇見普萊施原來這位檢察官是坐着汽車剛從布拉夫趕來在最近的幾天裏這輛

汽車是完全由他乘坐

『好呀。』裘夫說聲調寧定而安詳『你可會聽見甚麼新聞不會』這檢察官驚異的望着他他再說道『我瞧你的神情諒必未曾聽見甚麼好呀先主你倘肯填發一張拘票我們便可拘捕賈賚士』

裘夫又把這警探方纔報告他的一番話一一的對普萊施覆說了一遍這警探並補充上幾句他們三人一壁走一壁講話此刻已走到屋前的石階腳下剛要跨上石階墅門湊巧開了閂門的是陶龍他瞧見他們三人頓時飛步迎上去他頭髮蓬亂分明未曾梳理臉面又很慘白他很興奮的對他們說『你們不曾遇着賈賚士父子倆嗎他們在那裏呢他們往那裏去了呢』

這檢察官剛纔聽了裘夫所說的那番話已經是滿腹狐疑心神不定此刻再聽見陶龍的話更是憮亂無主可是這位偵探立刻便有所領會他便掉頭

「鳥兒已飛去了。」他說這警探舉起兩手表示失望。

他們走到了客堂裏。裘夫和普萊施分付陶龍把史麗絲在夜裏所發覺的事情據實的對他們說一

「好諸位先生！」這老人說他因為殺死他主母
蘭倫夫人的凶手已經破獲，心中既是歡喜又是悲傷。
「今天大早我來到繫裏聽見兩箇老用人——
瑪列和魯易司——都正陪伴着史麗絲小姐。昨天
夜裏瑪列本是睡在和小姐臥室相連的一間房裏。

約摸在五點鐘時伊忽被這可憐孩子的呼喊聲所驚醒。那時候的史麗絲是渾身淌着冷汗臉上已無人色。眼睛下面泛出黑圈睡得很不寧定。分明是受了夢魘的可怕的纏繞。有好幾次伊似乎醒了。對着瑪列喃喃的講話發音非常含糊辨不出是說的甚麼。據瑪列的推想伊必是受了過分的驚懼所以會得這樣到了六點鐘時我剛正來到壁裏史麗絲小姐真箇醉了卻哀哀的哭泣又一再的喚着伊的祖母賈賓士父子倆和魏普萊男爵夫人的名字。伊又時時的說「凶手」「凶手」並露出種種恐怖的神態。伊究竟爲了甚麼會得這樣呢我們雖曾問伊怎奈得不到一箇明晰的答覆我覺察伊的販搏跳動得很快又覺察伊身體上有高度的寒熱。魯易司便去預備些冷水服侍伊喝下二十分鐘後——差不多是六點半鐘——史麗絲小姐繞安寧的睡下。

「辨」杜凱特撥轉身軀便走出客堂去了。

『史麗絲小姐現在那裏呢』普萊施向陶龍動問。陶龍正很激動的站在一旁。

『伊此刻正睡得很寧貼先生』陶龍向前一步這樣回答。『醫生正伴着伊你倘沒有要緊的事最好莫去驚動伊。』

『很好』普萊施說『你倘有事請你自便』陶龍便也走開去了。

裘夫和普萊施互相的默望着過了片晌普萊施首先打破了沉寂。

『那末本案已結束了』他說『那末買賣士自然正是罪犯了』

裘夫搖搖頭。『買賣士嗎他應該是箇罪犯』『你這話是甚麼意思說得太含混了』

『我說他應該是箇罪犯是根據各種情形而得的結論然而在我的心靈間我委實不相信他便是罪犯』

『然而有許多事情能使我們確信他是罪犯啊』普萊施說。

『是呀可是你要記着同時也有許多事情能證明他是無罪』裘夫回答但畧爲遲疑了一下

普萊施緊逼着追問。

『便是根據你的偵查而言也足以正式證明犯罪的凶手必是在這屋裏的人對嗎』

這樣假定之詞是不許我們認作事實的』

『也許是這樣』裘夫說『不過不能斷定確是』『你何妨把你的意見解說一番呢』

『不必這樣性急先生』裘夫回答站起身再道

樓去到賈賚士居住的那間室中瞧着一回你道可好』

普萊施便隨着裘夫上了樓二人一逕走進賈賚士的臥室室中陳設簡單和史麗絲的臥室差彷不
多普萊施當即坐在一張安樂椅上燃上一支雪茄煙裘夫卻走來走去用他的明銳的眼光審視一切
的物件片晌他開始談話

『方纔我叫你不必性急先生但是此刻我要對
你解說我的意見了據我的意見這椿案件中有兩
箇先決的問題第一箇是這罪案的性質第二箇便
是凶手爲了甚麼下這毒手我們要解決這兩箇問
題首先須用科學的方法把凶手分析一下子我以
爲凡是要到這裏而親眼瞧見死者的屍體的人他
的心中必有一箇感想斷定這椿暗殺案必是那
老手的凶犯們所幹這凶手並似乎曾在死者的

屍體上留下一箇明顯的記認足以表現出他的性格記認是甚麼呢便是他對死者那種暴烈殘忍
的殺害因這一點便可顯出他是一箇低級社會中人必是一箇富有經驗慣於做案的罪犯』

『我不很明瞭你的意思請你說得更詳細些』

普萊施說

『待我先講屍體上的傷痕那傷痕你我都會瞧
見蘭倫夫人的喉部幾乎被某種武器的鋒刃所斫
斷傷痕的闊度和深度都可證明不祇是斫了一下
凶手當時必是發狂似的接連斫了好幾下也許蘭
倫夫人已因傷重而死他尚未停止工作因此我們
可以料定凶手必是一個慣於行凶作惡的人他在
殺人時是一些不恐懼甚致他的情緒也毫不緊張
我們又可斷定凶手必是一個強壯的男子因爲衰弱
的人倘然動手殺死了人那傷痕必深換句話說

金多麥士傳
第六回

六

便是他使用的定是尖銳的凶器認定了對方的要害。拚命的截了進去可是那強有力的凶手們卻不是這樣他們都有一箇偏嗜截人不求其深入往往截成寬闊而可怕的傷痕這種情形你當然是知道的況乎再有一箇自然的定例大凡一箇衰弱的人偶然自殺必是認準了要害下手不是截人心臟定是割斷靜脈而強項的人自殺時卻不必認準要害方纔動手他是十分自信憑着他的蠻力定能結果

○他必定是直戳過去戳入對方的心部不必切斷喉部了不過這柄刀定是凶手用慣的他無論殺害誰必都是把喉部切斷我推想他動手殺害蘭倫夫人時在第一刀斫下之後並不換箇地位再斫卻認定這裏繼續的斫下去於是傷處便越來越大了這一點關係非常重大凶手所用的凶器既然是一柄刀不是匕首也不是小劍所以便能曉得他定是箇慣常殺人的罪犯

「你定要證明凶手是箇慣常殺人的罪犯是吧。
看。甚麼意思呢？」普萊施問。

「我們再推斷殺死蘭倫夫人的是甚麼樣的凶器。直到現在我們尚未把凶器尋着。我已分付過把陰溝裏的水車乾池塘裏的水完全放去再搜查那些大小不等的樹叢結果是否成功姑且不論。我卻已經斷定凶器必是一柄刀是一柄普通的刀。何以見得呢？因為凶手倘有一種武器一端是十分尖銳。

「不過祇要表明這案不是買賣士所做的罷了。」
「婆夫很嚴重的回答『他是一箇青年不必說他
曾受過良好的教養又是好人家的子弟祇計算他
的年紀他也來不及成功一箇殺人的慣家呀』
『這是很顯明的這是很快明的』普萊施喃喃。

的說他聽了裘夫這番精明的理論心中已有所領悟。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便是凶手爲甚麼下這毒手。」

裘夫繼續的說。

「自然是爲了謀財。」普萊施說。

「他要劫取甚麼財物呢？」裘夫反詰一句。

「從事實上說蘭倫夫人的鑽戒時表和錢袋都好端端的在伊的桌上而且是人人能瞧見的所在在那被打開的抽斗中我會瞧見有好些珠寶二十多磅的金銀幣在一隻名刺匣裏再有三張鈔票先生請你想想看凶手倘果真志在謀財既瞧見這許多值錢的東西並且一伸手就可取到爲甚麼不取去呢？」

「這箇果然希奇。」普萊施點頭說。

「委實希奇得很。倘謂凶手是爲着復仇下這毒手的可是照蘭倫夫人的年紀在社會上的地位以

及伊平日裏的爲人而論伊不像會有仇人那末伊當真是被劫嗎被劫去的又是甚麼呢莫非是比較金錢或珠寶更重要的東西嗎我旣敢說我當然提出這箇問題祇怕也是回答不上。」

「對的對的這怎麼回答得上呢？」普萊施又喃喃的說他聽了這許多合理的推論卻格外惶惑無主了。

裘夫接着再引伸他的意見。

「難道這暗殺案的發生並無何種原因凶手實是受了疾病的衝動如一事狂或一時狂嗎？」

「假定本案是這樣發生的賈寶士便處在很嚴重的局勢中我應該重行考慮我的意見而覺得他實在有正是本案罪犯的可能性關於賈寶士的生理性的情形我們雖然不明悉他的家世我們也不很清楚不過他的家庭似乎是很不完美我曉得他。」

△方多義士傳……第六回

母親的心的狀態是不健全的我們倘認定賈寶士因受他母親的遺傳血液中隱匿着神經錯亂病的病菌那末他和殺死蘭倫夫人的凶手儘可以正是。一人再則照生理學和醫學上的考據凡是賦有中等筋力的男子倘然受着一種心神昏亂的攻擊在那發狂的當兒他的筋力至少會增大十倍從這考據上看來賈寶士也確會得力大如牛做出這樣殘忍的暗殺案啊。

『關於本案兇手的筋力問題我不久便可有非常精確的解答。』裘夫再往下說：『白迪朗先生最近發明了一種很可驚異的驗力器，我們有了這驗力器不祇可以斷定那敲壞鎖或是敲毀器具的是一種甚麼武器，且能決定使用那武器的人的實在筋力。我已經從那隻破抽斗上取了些木料當做試驗的標本，不消多少時候我就可有確實的答案了。』

「這一着果然重要」普萊施說「這種試驗的結果縱然打破了我們現在的判斷賈寶士並非凶手我們必也能因而明瞭本案的凶手是不是別墅中的別箇人——仍假定這暗殺案是屋裏的人所幹的」

「關於這一點」裘夫說「我們可用我們的演繹法去推斷。凡是能提出一箇反證或他種辯護的人，我們便把他除開去。最後祇剩下不多幾箇人。想起來，自然容易據我的意思，那兩箇老女用人——瑪列和魯易司——是沒有嫌疑的可能的。至于那曾被我們扣留而後來釋放的浪人們，都是些心思十分簡單的人。他們定幹不出這樣乾淨而緻密的案件。那末祇有陶龍了。然而他提出的反證已是能消釋他的嫌疑而且據醫學的證明，本案發生的。

時間是在夜裏兩三點鐘之間。這尤其是他的有力的反證。我這意思我想你必表示同情罷。

『那末祇剩下艾廷尼一人了。』普萊施插嘴說。『他是在那晚九點鐘時搭慢車離開豪兒寨火車站那慢車是在上午六點五十五分鐘行抵衛列司那一箇整夜他完全是在火車裏這也是他的再好沒有的反證啊。』

『這話很對。』裘夫回答。『所以我們祇須在賈賓士身上着意的討論。』他接着說出一番很不利的悄悄的一些聲息兒也沒有所以這凶手必是靜悄悄的一些聲息兒也沒有所以這凶手必是。門上敲了一下表示他已來到蘭倫夫人的臥室門外很仔細的。他去到蘭倫夫人的臥室門外很仔細的。門開了瞧見敲門的是他並不驚異因為伊向來和他熟識他當即走入伊的室中便……』

『哦慢着慢着。』普萊施搶着說。『你這話說得太荒謬了。裘夫先生你忘卻伊的臥室的門是硬行弄開的嗎？最好的證據便是那門上的門因為那門已被旋開濕濕蕩蕩的懸在螺旋釘的釘頭上。』

『我早料到你要說這話先生。』裘夫笑着說。『但是我在回答你之前要先引你去瞧了仔細。』他便在前領路走過走廊一直走進蘭倫夫人的臥室。

這時室中的秩序已經恢復蘭倫夫人的屍體已移到書室中有兩箇修道婆在旁守視。『請你仔細瞧了這道門。』他對普萊施說。『你瞧可有甚麼異常的狀況嗎？』

『沒有呀。』普萊施說。『有的便是這箇。』裘夫說。『這門倘若真是硬行弄開門的窠臼也必被旋開纔是呀。』裘夫又叫。普萊施細瞧門上的螺旋釘這些釘已有半旋轉。

出來。『你瞧這些螺旋釘上可有甚麼沒有？』

普萊施很細密的瞧了一會。

『釘上有細小的劃痕。』他說他的懷疑已漸漸消釋。因為他的內心已被裘夫所征服了。『從這些劃痕上瞧來我相信這些螺旋釘所以旋出的原因並不是受了這門被旋開時所過渡的力量。卻是真

實的被人旋出所以……』

『所以』裘夫接着說『觀于這一點我們便可得到一個結論便是凶手故意這樣做作要我們相信這門是硬行弄開實在卻是蘭倫夫人替他開的。所以這凶手向和蘭倫夫人相識是無可疑義的事實。』

『凶手向和蘭倫夫人相識是無可疑義的事實。』普萊施說了一遍。『那末我就要請你注意。一晚賈費士的那種根

可疑的行為當時包納德等人都很受他的激動。我又不免想到他的家事。他母親的狂病最後……』裘夫突的截住他的話頭一把拉住他的膀臂一同走出臥室到了賈費士的臥室中。裘夫再忙忙的走進那間通連的梳妝室屈膝跪在地板上。把一隻手指放在鋪在地板上的油布的中央。『你可瞧見。』

甚麼先生。』他問。

普萊施戴上眼睛仔細瞧看裘夫指示的所在。見有一箇黑色的污漬。他浸濕了一隻手指。在這污漬上連擦了幾下。再擡起手瞧時只見這隻手指的尖

上已沾着些紅色。

『這是血呀。』他喃喃的說。

『是的這果然是血。』裘夫說『你還記得那件事情便是在本來發生的前一晚賈費士的那樣根

子的物件中尋着的艾廷尼因此便說他兒子是本兒。像

案的凶手史麗絲也就對賈賓士大起猜疑賈賓士便陷入萬難的地位如今再觀于這點血漬可知賈賓士在本案發生之後確曾把兩手浸到這洗手盆上面的龍頭用沖洗於是便有一點血落在面巾上再滴到了地板上面

普萊施點點頭

「這推論是正確的」他說「照你這樣說來正可證明賈賓士是本案的要犯」

約摸靜默了兩秒鐘裏夫忽然說道「不然」
「不然」他又說了一句「根據多種合理的證據固可證明本案的凶手是這別墅中人那末賈賓士自然是獨一的有可能性的凶犯然而也有多種同等合理的證據可證明凶手是從外面進來的一並無何等證據能證明這凶手不是從前門進來的呀」

「前門是鎖着的」普萊施說

「這是沒關係的」裏夫說又笑了一笑「你要記得現在沒有一種鎖能算是真正的保險鎖因為現在所有的鎖都能用一柄鎖匙從門外把門弄開假定門上裝着一把上等的老式鎖像若干年前所造的式樣那末我敢說沒人能夠溜進門來因為鎖是沒法撬開倘要進來除非把門打壞但若門上的鎖是能用鎖匙開的老實說誰都能把這鎖匙的式樣摹去再依照這式樣造一柄假鎖匙兇手既然有了假鎖匙自然很容易溜進屋中來了」

普萊施再提出反對的理由

「本案的凶手倘果真是從外面進來的在別墅的四下裏總不能不留下些形跡然而現在卻一些沒有呀」

「誰說沒有的確有的」裏夫堅決的說「那些

形跡當中最主要的便是這塊精測的地圖是昨天我在別墅和那堤岸之間尋獲的。」他說時從衣袋裏取了出來「這裏是再湊巧沒有了這塊地圖上所繪的正是波柔別墅附近的一帶地方。」

「這箇並不能證明甚麼」普萊施說「在我們的區域以內尋着一張我們區域的地圖的一塊是很平常而自然的事倘然你能在誰的身邊再尋着這張地圖的其餘部分那末……」

『倘然要尋不消耽擱多少時候我定能尋覓到手。』裘夫和緩的說：『不過足能贊助我的理論的證據還不祇是這一種呢。今天早晨我在那堤岸附近信步徘徊竟瞧見許多非常可疑的腳印在衛列司地道盡端的附近果然有很多的腳印是在那裏工作的工人們留下的。然而在地道的那一端卻是沒有人走過的。我瞧那堤岸上的泥土——因為受

了夜間濃霧的浸潤有些鬆浮——踐踏的一場糊塗分明會有人從那裏爬到堤岸上他鞋子的鞋尖會陷入泥土中我很清晰的瞧出他踏腳的所在但是不幸那裏的土質很是堅實那些腳印都是模糊不清我不能根據着猜出留下腳印的是箇何等樣的人不過會有人爬上堤岸取道前往火車的軌道卻是一定的事實啊

普萊施聽了裘夫的這種發現似乎並未受着感觸。

『從這上面你能得到甚麼結論呢？』他問。
裘夫坐在一張安樂椅中，頭仰靠在椅背上，眼睛緊緊的閉上，分明在默想甚麼。過了一會，他緩高聲。

成。便立刻從墅中逃出——加以推斷便可知道當

時凶手的行爲他在逃出別墅後再忽忽的急奔往火車的軌道一口氣足足奔完那二里路的距離再

跳上一列正在駛過的火車他在半路之上爬上那堤岸的所在正是我瞧見有腳印的地方』

『可是我要說』普萊施說『你必不能跳上一輛正在行駛的火車像你跳上電車那樣容易而且夜裏開行的火車除掉往來布拉夫和迦哈司之間的快車並無別班火車呀』

『是的』裘夫說『你要記着那條路線現在正月工夫了本案的凶手既準備往那條路逃走他必老早曉得這種停車的辦法』

普萊施的自信心已被裘夫這些新的推論所搖

動。但他又提出一次反對。

『我們在別墅的四下裏並不會發現甚麼形跡』

呀。』

『嚴格的說來果然不會有何發現』裘夫作認的口氣『不過這是很顯明的凶手縱會在那草地上行走必是在深夜裏換句話說就是在曉露之前誰都知道無論被人或獸類踏倒的草等到曉露既降必然復行立起回復原狀而消滅了所有的跡所以凶手在逃走時雖的確走過那草地又有能瞧出他走過的痕跡呢話雖這樣說不過蘭倫夫人臥室窗外的草地上雖沒有腳印地面上卻顯上跳到下面草地的柔軟的地面上當然要留下人跡象可尋就拿我來作箇比喻我倘從第一層樓的脚印我倘要毀滅我的脚印就得把這方地和四下裏的草仔細的弄扁平貼蘭倫夫人臥室窗面我樓然

外的草地上可就有這種「弄筒平貼」的跡象啊！」

「我要去親眼瞧瞧」普萊施說。

「好這是毫沒困難的」裘夫回答「我們就去好了。」

他們二人忽忽的走下樓梯走到屋外及至走到到了裘夫所說的那方草地時他們都蹲下身子細細的觀察在這草地的近旁剛正有一株很大的大黃樹那伸出的厚密的樹葉差不多和地面成了平行裘夫無意的瞧到距離最近的一箇樹葉不由得既驚異又得意的喊了出來

「奇呀這是很可注意的東西呀」他指點着叫。

普萊施瞧看葉上所黏附的小泥丸。

「這是甚麼呢」普萊施問。

「泥呀」裘夫說他已經用他的手掌拍着這箇樹葉的頂端「是平常的泥和離開十時遠近下面」

草上的泥正是一般無二。」

「這又有甚麼關係呢」這箇狐疑的普萊施問。

「好」裘夫笑了笑說「我想無論是普通的泥或是別種的泥他自身絕無移動的能力尤其不能

跳上十吋高而附着在一箇樹葉的頂端那末這葉上的泥當然不是他自己跳來的既不是自己跳來那自然是被帶來的了怎會被帶來的呢我想這是很簡單的必是有人跳到這草地上後普萊施先生聽着他用他的兩手弄平地面要消滅他的腳印泥便黏在他的手上接着他再很迅速的互搓兩手手上的泥便被搓成小丸落在這大黃樹的葉上而等候我們到來發現所以這是一定的——這又是一箇證據——假謂凶手不是從外面來的他在犯案之後也不必急急逃走呀。」

「所以凶手畢竟不是賈賓士對嗎」普萊施說。

『應該是賈寶士』這是裘夫不願爭辯的回答。普萊施忍不住的有些惱怒了。

『我的好先生，你這種自相矛盾的話實在太荒唐了。你彷彿正在建築一箇繁複的理論尚未竣工，卻又把他打倒，我真不能明瞭你的意思。』

裘夫見普萊施這種突然的惱怒不由得笑了出來。但很快的又露着嚴重的神情。

『我對你講我是不肯被預存的成見所利用。我是要把各箇假定蒐集到一起再考慮所有的證據而贊助我的理論。現在我已相信本案的凶犯實在另有其人。今後我進行這案便認定這一點。』

『既然如此賈寶士是無罪了。』

『賈寶士是本案的罪犯先生。』裘夫爽快的回答。答。『他倘不是罪犯我們能再疑惑誰呢？』

裘夫的冷酷的態度和矛盾的言詞實在使得普

萊施憤怒極了。他便不再開口卻在心中默默的推究。裘夫也不再發表何種提議。

『再有一箇最後的假定我要供給你。』半晌裘夫又說。『你可相信這是一件方多麥士的罪案嗎？

先生。』

普萊施聳起肩頭當裘夫說出這箇名字時。

『依我說裘夫先生我永遠把你莫想起方多麥士。方多麥士是太狡猾計策是最卑賤的而且你我二人都曉得所謂方多麥士不過祇是一箇法律上。的虛構——一箇律師的笑話。方多麥士實在並無其人。』

無其人。』

裘夫等他說完又停了片晌方纔回答說是非常的嚴重。

是。『你錯了先生。大錯了。你是一位檢察官。我不過是一個偵探。然而你祇有三四年的經驗也許還沒

有這許多我卻幹了十五年的偵探事務我覺得方多麥士確有其人老實說他倘然參加一樁案件我就很不容易下手。」

普萊施雖竭力鎮定，露出來裝夫接着再說。

『從來沒有人說過我是簡·儒夫先生。我是隨時準備着死的。因為我常常查緝和捉拿那班罪犯們。他們都是毫不遲疑的要結果我的性命而且有威黨的全體發誓要置我于死地。所以到了今日有那種種可怕的報復隨時在威嚇着我。然而我到底不懼怕他們。但若有人向我說起方多麥士普萊施先生。我可就不免有些膽怯。老實對你說。我是很膽怯的。我是非常害怕。因為方多麥士不是用尋常武器所可制服的。因為他能夠隱匿他的真象而避開一切的追捕。他這樣已有好多年了。又因為他的膽量

其大如天。他的勢力不可測度。再因爲他是非常活動。忽而在這裏。忽而又去得無影無縱。總而言之。如今這椿事。殺案中。他倘是有分的。我簡直要說。此刻他也許正在竊聽我們的談話。再有一層。普萊施先生聽着。因爲凡是我所認識的人。曾經攻擊方多麥士的。無論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僚。我的上級長官。都是被方多麥士所戰敗的。方多麥士實在確有其人。這是我知道的。他究竟是誰呢？他是一箇勇于冒險的人。

『那末方多麥士並不是一箇魔鬼。』普萊施設

『那末方多麥士並不是一箇魔鬼』
『他委實是一箇人和你我一般無二』
『你這話很對先生他果然是箇人』

『你這話很對先生。他果然是箇人而且是一箇出類拔萃的人。他是否單獨的活動或者是一箇黨的首領？我卻不得而知。關於他的身世，我是一無所知。他的目的我也完全不知道。但他似乎秉賦

着一種特殊的能力能夠殺掉人而不遺留一些痕

跡你未曾瞧見他他或許正瞧着你你不曾聽見他他的聲息他也許正在你的身旁方多麥士倘曾加入如今這樁案件我們能否破獲我實不敢預定

普萊施聽裘夫說得這樣懇切也不禁很受感動

『但是我揣想你的意思未必是勸阻我莫再過

問這案罷裘夫先生』

裘夫不由得笑了但不是真笑

『慢着慢着先生』他答說『方纔我向你說我

『請你總得說出一箇負罪的人纔是裘夫先生因為我確信你所說的方多麥士不過是想像中的一箇人物罷了』

裘夫聳起肩頭似乎有了很大的決定他開始說『先生你要我找出一箇確定的結論這是很對的雖然你否認方多麥士的存在實是大錯所以我此刻要決斷的說一句本案的凶手是……』

們倆的戰爭中倘到了必要的時候我準備捐棄了我的皮肉不過上帝總當默祐我同時我也得到他的皮肉』

之現現在開始覺察的當兒便已宣過誓遲早一天總得發力已有好多時日並不是昨天或前天纔覺察的我他的真像終於把他捉住方多麥士固然是社會之敵卻也是我本身的仇敵我早就向他宣戰在我

★ ★ ★ ★ ★
他們身後忽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他們忙掉頭

瞧○看○見○是○一○箇○郵○差○跑○得○滿○頭○是○汗○直○奔○入○墅○中○他○手○裏○全○着○一○份○電○報○

他問○「兩○位○先○生○可○曉○得○這○裏○有○一○位○義○夫○先○生○嗎○」

套○把○電○文○瞧○了○一○遍○便○遞○給○普○萊○施○說○『請○讀○讀○這○箇○先生○』他說○

這份○電報○是○刑○事○檢○查○部○拍○來○的○電○文○是○『速○回○巴○黎○現○信○貝○薩○貴○族○失○蹤○案○之○內○幕○中○隱○有○非○常○之○罪○史○羣○疑○係○方○多○麥○士○所○爲○』





賀女士。蓉。豐容盛鬢。或比諸楊家玉環。屢現色相於銀燈素幕間。凡
癖影劇者。類能道之。顧年事漸長。猶未得乘龍快婿。其舅氏。但君杜字。頗
引以為憂。茲由懋辛將軍之介。得識蜀人張雲。伏君雪伏治法學。蜚聲海
上。蓋佳士也。兩相敬悅。遂訂鴛盟。一昨爲文定之期。杜字設宴於上海影
戲公司。以車迓胡博士適之至。博士寓滬西極司斐爾路距閘北甚遐。故
抵公司已近戌時。博士御長袍外披黃灰色大衣。革綵呢冠目架。綾綉作
新學者裝。寒暄通姓名。殊和藹可掬。而入席同座者除杜字主人外。爲但懋
辛。胡適之。張雲。伏管際安。賀佩芝。但二春。暨丁楊兩君。而予亦忝陪末座。
焉博士素有聖人之號。坐間談笑。咸以聖人呼之。博士未穿馬褂。曰聖人。
殆亦打倒馬褂乎。又曰。古之聖人。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之聖人。其
亦相同乎。博士固善謔者。曰。古時生活簡單。尚可搭聖人架子。今則祇能
隨俗矣。博士善飲。連傾白蘭地三巨殼。意興飄舉。拉雜譯話。靡不饒有風



聖宴記

鄭逸梅

△錦簇花園

一▽

趣。座多蜀客博士爲道曾於蜀中得見。一古往今來之奇書。書名三教真源弁序言。凡四一爲玉皇大帝撰。一出孔二先生手筆。餘二篇則釋迦牟尼與太上老君所作也。聞者皆大嘆杜宇曰。時蓋有以墨翟爲印度人者。確乎。曰斯不可信。但吾國與印度交通。決匪漢明帝始證以周秦文字。往往有與梵文出入者。於此可知也。既而談及時人之畫博士。深讚黃文農之有思想。如品報上之新起解僂武修文兩諷刺畫。得不著痕迹之妙。自由談上之滑稽畫亦具創作之天才。博士與懋辛將軍爲同學。因互述學生時代之狀況。博士肄業某校。新聘一英文教師。其人貌寢陋。一若市衢間所覩之朱洪武像。博士等擬戲弄之。教師授包爾溫司讀本穿插引繹。妙趣環生。嘗云。一故事可分兩種。講疊有一成衣匠。深苦己之不識字。乃遣子就傳。未幾子郵書來。匠持書情貼鄰屠夫。閱之屠夫爲解書語曰。刻無錢。速交錢來。匠殊怒。子之傲然無禮。後一牧師爲之解釋曰。兒錢已罄。甚苦大人能寄資以應急乎。語氣婉和。匠爲愉悦。此即所謂一故事可分兩種。講也。博士等遂歎服。席散入局。雀戲博士。稍負時已。二鼓車送之歸寓。聞博士日內將有北平之行。約半月可返滬。屆時予擬登門拜訪。藉以飽領教益也。



半蘭舊廬近詩

胡石子

▲病作	靜視寒燈色。愁聆哀雁音。年馳一彈指。
病作百灰心。	世事天難問。老懷秋共深。北風迅。摧落殘葉盡。霜林。
▲待曉	燭滅月又墮。披衣待曉光。樓高寒似水。
風定夜初霜。	歲月傷孤抱。乾坤鬱百殃。客中莫回首。常愧負江鄉。
▲閒步	躡躅閒庭步。荒寒石幾堆。脆聲踏乾葉。
古色覩初梅。	聊復題塵壁。奚庸借酒杯。乾坤一灑淚。空爲子遺哀。
▲孤懷	旦暮溪頭步孤懷。半入詩欲言。應我笑。此意有誰知。小草芳無盡。高霞紅片時。百年誠一瞬。還自惜襟期。
▲且寄	到處萑蒲澤日嗟。行路難。餘年家食吉。

▲散步	暢晴宜散步。曲折到南城。野圃穢花菜。殘夢臥游安。積雨荒溪綠。北風朝閣塞。平生山水趣。且寄一漁竿。
▲南城	稼圃南城地。園林又幾家。門環淺溪水。人看隔牆花。莫問今何世。還思生有涯。爲農余本分。心羨桑麻。
▲野趣	鳥語性自喜。花時色未空。世憂辟天外。野趣貯胸中。春樹遲遲綠。斜陽淡淡紅。晚來一閒步。迎面又東風。
▲客夜	客落三五客。西風早閉門。棋聲時斷續。燈影又黃昏。萬里兵戈劫。一樓言笑溫。何年息烽瞬。

火同醉大酺等

四▽

請看下文

奇狀的走路

孔寶書



▲動物學上之新發現

▲為甚麼蒙目人要走螺旋路

史屈夫博士 Dr. Ass. A.

Schaeffer 是美國康山司大學

的動物學教授。他說蒙了目的人要變成螺旋形的。有人以為這起路要變成螺旋形的。有人以為這是因為人類的脚有長短的緣故。但是他以為不對。他說無論什麼人的兩脚大概都有點長短不

過對於他們迷路時或蒙目時的走螺旋路卻並沒有關係。他以為發生這種現象的緣故是一種天然的道理。也就是人類進化中的一種現象。不過現在他還不能說出一定的理由。

當你的二目用東西蒙著的時候。你能不能一直的走過一片平原麼。經過很多次的

亂塗。烟囱裏的烟圈一樣。如用圖畫表現出來好像小孩子。如果他們沒有箇能夠成功都漸漸的走成螺旋形。他們的圈子愈走愈小。好像鐘上的發條一樣。假果他們有一箇能夠成功都漸漸的走成螺旋形。他們的圈子愈走愈小。好像鐘上的發條一樣。假

後史屈夫博士得着了重要的試驗。是現他決定這種現狀之主動力。是

在動物體上的一種「指使機械」

」 Steering Mechanism 不過

是要當它有機會行使職權的時候才如此。他說這機械就是一種

第六種感覺

Sixth Sense 這種

感覺現在人類還沒有夢想到

史屈夫博士最先試驗的是

放在一瓶清水裏在幾箇鐘點之

後他看見總是游的螺旋形那時

他就奇怪是不是他種動物以及

人類當他們自力不能用的時候

也是這箇樣子

在一次小雪之後史屈夫博士

同他幾箇學生在沒有行人經過

的印子走前各人都蒙了二眼結果

果使他大大驚奇因為各人明明

知道是一片平地但是走的人都

已成爲螺旋形了他們的情形起

初還好還能向前直走但是不久

就有的向左有的向右的轉灣此

後即不能直走終是這樣的成爲

螺旋形了

史屈夫博士繼續他的工作一

天他帶了學生同教授等到一處

大的平原上叫他們都蒙了眼走

時繪下了他們螺旋形的樣子並

且他想用一部四輪馬車用了蒙

目的開車人有時將蒙目的人坐

在開車人後面去指使行車這

步的雪地上跑步以便認得清脚步

的結果他們走的螺旋路改外

曲了他也試驗到小的水中動物

像水母蠻魚鱈斗鯊海蟲等結果

他都是游的螺旋形對於人類他

設法把人的耳官失其能力他

使人也像其他小動物的能力

樣假如日光強的時候蒙目人要一

張着傘使陽光不會透入風大

時候把衣服包着面部使風吹不

着總使走的人心不亂走的時候

同時數着足步經過這樣幾次試

候不的要一力

將耳目的能力失去就有這種指

上的一種機械所主使的因為

這是一種身體試候

史屈夫博士看出這是身體

驗後史屈夫博士看

五▽

△錦簇花園

六▽

使機械去主使他走螺旋路了。
最後照史屈夫博士所得的經驗。他說蒙目人所走螺旋路的情形完全同最小的動物一樣（這種動物是沒有眼的。但是其他部

分都全）還有蒙目人走的圈子。同他箇人的性情很有關係假如一種聽了別人話立刻要去做的一種走螺旋形也比別人容易有一種走重步的人他對於一件事往往要經過長期的考慮他走的圈

子一定很長而有規則。有一方向慢慢走小至於那種隨意的人他時時變更意思這種人沒有。的。的。人他走的圈子比別人圓並且變形走螺旋形也比別人容易有一走到幾箇圈子就要反轉身來然後再向前走的。

★ ★ ★ ★



雪泥鴻爪錄

胡敬平

亡友駱秋萍與余同里年十八卽主筆政于渝報館。更年而卒知其人者莫不惋惜謂如此英年乃夭折其家庭之不幸抑亦國家之不幸也秋萍忼爽有大志少受書于王孝廉尤中。閏三日孝廉謂萍父

曰令郎非常人必令從非常人游若我適誤之耳然秋萍殊不留意經史喜研究新聞學嘗謂余曰新聞學實于現代佔一重要位置凡提倡民權鼓吹民聞胥有以賴之余頗服其見方望其有成不謂年十九致

卽逝臨死時謂余曰我去矣君輩青年切毋坐觀國之破亡也余因輓之云『時局方衰君何忍死國家多難我且偷生』爲劍丞公稱賞謂有豪氣壯志非小兒語今公亦死矣我猶依然能不呼負負

愈沉煙一字大綱曾文正公外曾孫也父曾督兩湖故家學淵源其來有自年十七善屬文簡古如桐城又能詩幽婉俊逸一如其人余最愛其晚春一聯云『鳩兒呼雨袖塘晚燕子飄風院落春』近君專同研新文化謂非此不足以教平民旣速且易非若舊文學之難入門也惟云藉此出風頭與胡聖人爭短長則未敢耳君志如此余且俟之（胡聖人與余同姓非余也）

忘年交敖丈承光貴州人來蜀時已年卅矣偉岸有丈夫氣其行踪初頗詫秘其來蜀似與軍事有關蓋是時川漢戰方烈也與余旣相識頗喜余亦愛

其可親時過從論文談詩其言吐甚雋雅余以是益敬之某夕方秋夜新月在天夜涼如水與余散步榆林下丈忽謂余曰子知我何如人乎余答以不知丈笑曰我演軍偵探也余大驚然勉鎮定笑曰丈忘城

中邊者方滿途乎何倡言也丈大笑曰此輩酒囊飯袋烏濟子事不然我豈得安然入川耶余曰丈居此終非了局丈歸去丈忽低首嘆曰我不忍別者子耳今當別矣不然于子且不利遂抗聲歌滿江紅一闋已而泣數行下余亦黯然翌日丈已行矣是後音問

詞云『忘年交訂已傷遲更向陽關唱別詞三十年

來人不識蒼天辜負好男兒』不知尙能重見此君否

亡友季澤益江蘇常熟人精國學擅蟹行文而熟心公益尤竭盡其力在學校時人均親而敬之又善

△錦簇花園

八▽

辭令余嘗謂此中國將來之外交家也君笑曰如應君言遇有外人侵我事必以性命爭之何如余曰此固好男兒分內事也若媚外辱內之外交家涼血動物耳當時氣盛言宣盡所欲云今一思之猶撫髀而嘆也天何奪有爲青年之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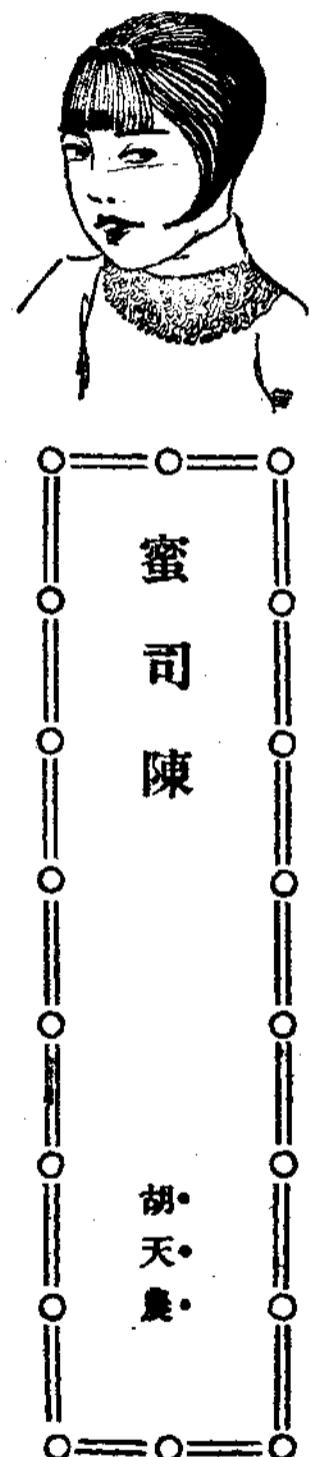
詩友羅漱雲今之振奇人也昔執教鞭瀘州中學後復掌教務于重慶華英高小恂恂儒雅彌復可親惟不喜社會酬酢每謂余曰無味周旋徒虛擲光陰

金錢且相尚以詐又何取焉設以此等光陰金錢用期或寒假學校凡貧家子弟君親臨其家勸之入學且告以利害既入學又循循善誘以余所知者今有五六人能爲文且頗佳皆君之教也吁君之行可以風矣特書之以愧當世之擁百萬衆而不顧及同胞者



蜜 司 陳

胡 天 鳴



伊們幾個女生中蜜司陳最好又愛笑一向總是大大方方的譬如有人問伊：「蜜司陳你的媽同你訂了整家沒有？」

伊總是給他們一個老老實實的回答

蜜司陳的確好，又美麗！嘴唇是多麼的薄嫩，兩頰是多麼潔白和豐滿，無怪有許多男學生，醉倒在伊的高跟皮鞋之下了。

很奇怪，那夜上大光明去看影戲，在包廂裏看見了伊同伊的母親，坐在一塊兒，伊吃着巧格力糖，身上穿了一件鵝黃帶紅條子的短旗袍，旁邊放了一件紅色灰領毛的大衣，蜜司特李真看癡了，他向我說：

『庵！你看伊的端莊之態啊！我們到包廂去罷！兩元錢的代價，或許可以捉我成功咧！』

我笑得立不住脚，停了停對他道：

『青年人少胡思亂想，今天張明天王，人是高尚動物，不是……』

他拍了我一下，笑嘻嘻的回答我道：

『老哥之言非也！我乃是憐惜一個很美麗的女子，將來去落到一個不會消受美人贍福的人的手裏，你未必能不嘆惜一聲吧！』

我忽的卻被他問了這麼一句，心中不由跳個不住。他又問我：

『包廂去不去？我情願請客！』

『你老着面皮去罷！我去對於你有礙呀！』我很誠懇的回答他。

『你已是司馬相如了！我們才是江州司馬呢。』蜜司特李沉靜的呻吟了這兩句。

『你再說你是江州司馬，我真要罵你了，你從前的一位蜜司杜呢？聽說在青心讀書罷！伊愛你像慈母般
的當心你，你卻辜負伊唉：『男子真是薄倖！』

我說完了，氣沖沖的看着蜜司特李。

『你望我又有什么好看？去望司馬相如的……人吧！』他說了又走開了一步，恐怕我打他。

『啐！什麼人？是不是姓杜的？你要吃醋嗎？』我氣了，正色向他說。

『你我是同種同學同班同房的好朋友，何必如此氣大氣大倒可有一種職業做呢！』

蜜司特李很頑皮而帶孩子氣的向我說着。

『什麼職業？』我問他。他也馬上回答我說：

『好去吹糖人，糖汽球，糖……』

『不准再講！再講我走了。』我很鄭重的對他說。

『不要走，影戲是不可不看，而蜜司陳呢？也是不可不看的。人非木石，誰能無情，你的心太陳舊了，十九世
紀以前的人物。』他說完拉了我一把，又道：

『包廂！包廂！去今夜不去，我真要生下病來呢。』

『聞其聲，不忍……』

『你罵我是牛，那麼蜜司陳也是母牛了！』他忙的了不得，又要拉我走，又要回答我。

影戲開映了一半，蜜司陳走了，密司特李很奇怪，怎麼不看完而去？他又要拉我走，口裏又說：『現在走好了，人去廂空！我們也回去罷！』

回到校裏，我同他睡在房中，大家都希奇了一會，我道：

『李！聽聽聽，聽了以後，便不許再講話了。睡覺罷！』

我隨口吟看一首打油詩道：

『小小房間睡二人，遲眠遲起有精神。夜來談到心慰處，明日先看蜜司（去聲）陳。』

『難怪蜜司陳是他的同班咧！』

啊！可愛可喜的蜜司陳，的確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

但是我始終不贊成這種自高自大的女學生。



二十年後

••••• 美國名小說歐亨利原作 •••••
程志政譯

剛上差的巡捕，在路上行得異常匆忙，似乎正在找尋什麼似的。這種情狀，也許他已成爲習慣，因爲如果爲着表示勤謹，路上的行人是很稀少的。那時還不到下午十點鐘模樣，吹得令人發顫的寒風，在絲絲微雨裏，便使得大道上死一般的沈寂！

當他查看人家門戶是否上鎖的時候，短而且粗的警棍，旋轉出各種方式來。目光向前注視着。看他那副勇敢的樣子，狂放的神情，真像和平神前的衛士。近處的店收市是很早的。雖然不時也可從烟館或宵夜館裏透出燈光來，可是大半的門，全都早關了。

到了一家五金店門前，巡捕忽地放緩了脚步。在黑暗中間，站立着一箇人呢；嘴裏啞着已熄的雪茄。巡捕走近的時候，那人趕忙說：

「很好！官長！我正在候一箇朋友。這是二十年前約定的。這事你聽了，也許覺得可笑。好！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告訴你，二十年前，這塊地方有箇酒館，叫做璧克球，是白雷特開的。」

巡捕道：「五年前已倒塌了！」

那人劃了一根火柴，燃着了雪茄。從這光裏，瞧見他是四方臉，面色很蒼白，隱含着明銳的目光。靠近右眉，有箇白色的小巴痕。他的領帶針，是一顆大金剛鑽，不整齊的扣着。

「二十年前的今日，」那人很興奮的繼續說：「我在璧克球酒館，和金梅威爾士吃飯。他是我的同學，一個極有希望的青年。我倆都是紐約人。住在一起，親愛得和兄弟一樣。我那時剛十八歲，金梅卻已二十了。第

二天，我到西方去尋事去，金梅不願離開紐約。他說：這是世界上唯一的好地方。末了，我們約好在二十年後的問時，必須仍在此處相會。無論各人的境遇好壞，道途遠近，都要來的。我們相信，在二十年間，命運總已定下了！」

「這確是極饒興味的一件事，雖然我覺得時間是過久些。你們分別以後，還通消息嗎？」

「是的，我們起初常通信，不過一二年後，各人的行蹤模糊了，西方的地圖很遼闊，我又不時的遊行，但是金梅如果還在人間，他一定要守約而來的。因為他是世界上最誠實而有信義的人，不會忘卻的。我不遠千里到這裏候他，一旦遇見，是何等快活啊！」

那人拿出一箇很美觀的金表，上面鑲着許多小金剛鑽。

「十點鐘祇差三分了！我們在酒館分別的時候，正是十點鐘。」那人高聲說。

「在西方得意嗎？」

「是的，我但希望金梅有我一半就夠了。他雖然是箇好人，可是終覺得呆板些。我的財產，卻是用極活動的手段得來的。他祇枯守着紐約，西方多麼好啊！」

巡捕舞動了警棍，跑前去幾步。

「我要走了。希望你朋友準時而至。」

「我並不希望如此。我預備再等他半小時，如果金梅在世，必要到的。再見官長！」

「先生！晚安！」巡捕說罷前去還是不停的查看門戶。

微雨仍不斷的下降，風勢不定的吹着，偶然有幾箇行人，很急速的走過，多半是把頭深藏在大衣領裏，雙手插入袋中。那時五金店門前，立着一箇不遠千里而來的赴約者。思潮不停的起伏，幾乎失望了。祇是裹着雪茄靜待着。

大概等了二十分鐘，一箇身材高大而穿着長大衣的男子，領已加到耳朵上，很急速的從對面跑來，一直走到那人面前，用懷疑的口吻問：

「白勃是你嗎？」

「你是金梅威爾士嗎？」立在門口的那人高呼着。

「上帝祐我！你正是白勃，我深信假使你還在人間，必然要到這裏來的。二十年是多麼長呀！老酒館已沒有了。白勃！如果它存在，我們還能在此一餐呢。老人！西方覺得怎樣？」說時，緊緊的握住那人的手。

「很好！我所要求的，都已得到了。金梅！你的命運如何？我真想不到你竟會長高了二三寸。」

「我二十歲後略高了些。」

「金梅！在紐約好嗎？」

「也平常。我在市政局有箇位置，走白勃！我們到一處敘談敘談。」

二人手摺着手的走前去，在西方得意的一位開始訴述他成功的歷史。其餘一位身體縮在大衣裏，很有

趣味的盼着。

在轉角的地方，有一所藥材店；裏面電燈透出強烈的光來。到這裏，兩人不期的互相看了一看。西方來的那人，突然停了步，忙放了手，怒聲道：

「你並不是金梅威爾士！二十年雖然長，可是決不能把羅馬人的長鼻，改為短短的。」

那長人道：「好人也常變為壞人的。你不是被押了十分鐘的嗎？支加哥市政部曉得你要到這裏，所以打電報來要找你談談。靜點！在赴車站以前，我有一張便條給你，你可以在窗下看一看。這字條是巡察員威爾士命我給你的。」

那人展開字條，起初讀時，態度很從容，到將完了，便有些顫了。字條是很短的。上面說：

「白勃：我已準時在約定的地方和你會見了！當你劃火柴燃雪茄的時候，我看這正是支加哥所要緝捕的人。可是這事我終不便於做，所以特地派了一箇便衣偵探來！」

金梅

往事的憧憬

陸介夫



△錦簇花園

一五

在餐桌上母親突然的對我說：

『劉二姑娘來講，高家那姑娘吐血死了！』

『就是戴廚子去年來說媒的那個高家嗎？』我反問着母親；接着母親又在咳嗽歎氣的說了：

『假使去年說妥了，那麼伊必定不會死。咳，在叔父母面前過活，怎能如父母面前好呢？何況伊的嬌嬌是一箇吃鴉片，而好賭的人呢！』

★ ★ ★ ★ ★ ★ ★ ★

明亮的秋月，照遍了大地，我捧着月琴彈過以後，默默地倚着近桌的窗子望着月兒，把母親早上同我所說的話重溫上心頭。

事情是隔了一年，如今回憶起來，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樣！

★ ★ ★ ★ ★ ★ ★ ★

鄰居戴媽媽兩次三番的逼着我去相那伊，認為我一定合意的異性去，同時母親因為我執意不去，而生氣了。於是終於非所願也的去了一下，但是結果呢？在那舊禮教被壓迫下而帶閨閣性的伊，不知避到那裏去了；反轉來我倒是被人瞧夠了！

『咳！送上門給人家看，觸霉頭！』陪着我去的L女士，以及三姊聽了蔣君的話，不禁笑了！

『橫豎看見看不見，俱與我無關係，這不過安慰母親一下子罷了。』我很平淡的回答他們：

但是隔了不多日，那可惡的戴媽又來了！我於是又被綁票似地在街上去轉了一轉，這一次居然看到了伊豐腴的面龐，白皙的皮膚，窈窕的身腰，誰能說伊不是具有美的丰姿！可是我那平淡的心，只是仍然平淡！

『中意嗎？』慈愛的雙親見我歸來，這樣忽急的問；但是出乎戴媽意料之外，只博得我的頭搖動了幾分。

★ ★ ★ ★ ★ ★ ★ ★

這麼事情只是隔了一年，我仍然是我，伊卻向黃泉路上去了！

『假使去年說妥了，伊必定不會死！』這句含有責備意義的話，使我不知如何對答才好。

虐待孤伶的姪女，不是正同後母虐待前妻的兒女是一樣的嗎？慘酷的待遇，是一定有的事實，尤其是伊未受些些教育，而經濟不能獨立的，儘着虐待至死。

林君得了伊死的信，只是太息的責我：

『高在我心目中認為很美而很活潑的一位好女子，現在伊死了，伊致死的原因，總有你的因子在內！』

母親同林君的話，只是使我十二分的悵惘。伊的死是新思潮害了伊嗎？是還有別的原因呢？莫明其妙的，我，只是默默地對着新月出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缺

藥凡

月上柳梢的時候雙蓮生多飲了幾杯清酒把花乾潤了他的創痕也一天天深鑄了「所謂補恨填月痕上長生殿補恨的大催拍又低低唱起來了。

愁」「萬古無缺」……種種奢望卻等於鏡花泡影到底也沒有個著落。

那壁廂人間痛絕這壁廂仙家念熱兩下裏癡情。

三年前他所引爲靜穆而可親的月光不知怎的竟變了常度漸漸地入於冷酷了——他是箇懦弱

情。忘。愛。嬌。情。忘。奢。我。把。彼。此。精。誠。上。請。天。闕。補。

和。伊。再。去。親。近。一。到。夜。間。睡。在。孤。冷。的。床。上。把。沿。窗。來。至。多。也。不。過。漆。成。一。片。慘。白。絕。不。能。辨。別。小。到。慘。射。進。寶。白。

奏。那。希。唱。一。遍。循。例。的。浮。起。大。白。瞧。他。那。神。情。似。乎。很。
熱。淚。撲。簌。簌。地。滾。下。來。現。在。他。的。淚。是。差。不。多。
奏。那。悲。獨。的。曲。調。在。枯。澀。的。天。闕。于。他。以。最。後。的。安。慰。但。是。他。
過。幾。千。百。遍。每。一。次。奏。著。他。悲。調。之。時。總。有。多。量。

中。慘綠燈光下幻成了迷離的幽夢也許能滿足他。暫時的虛願。

窗外的月輪圓了又缺缺了又圓恰纔過著晦日。一眨眼月望又蒼臨了嬌娥深藏在瓊樓玉宇裏渾不識人世間一切的煩惱儘量振足著精神把流光溶溶地散在大地上似乎特地爲人世造成這一幅幻景但是在雙蓮生心目中意度正也不必伊多也。一翻好意因爲無論什麼事情有一幕表觀便也。有一幕背景悲歡兩個字雖則立於反對的地位卻完全從各人的齒舌間自己領會得之再也休想。

辨。辣。也。有。此。幅。溶。不。識。人。世。間。悲。歡。兩。個。字。雖。則。立。於。反。對。的。位。地。卻。全。從。各。人。的。齒。舌。間。自。己。領。會。得。之。再。也。休。想。

菜獨自走上小樓一個沿窗的桌子上除了三數本書外安放著他的酒具倒也清雅自在那時月光淡淡地照在他酒量的臉上把他素來怯月之心消失盡了一壁儘唱那枝曲兒一壁便用手指低低的在桌沿上擊著他小靈海中的思潮也隨著激盪起來。『比如我現在是個情海的涸者我很願盡我的潤力救起被溺的同志們予他以穩固的援物——樹枝啊——木片啊——或者竟繫維在我的腰間。』提攜在我的手上一般子浮沫蕩漾在廣闊的波心。萬不能停止我誠心的工作……

比如我現在是個情海的溺者我也應當很安分的潛伏在海底指導同病者的懺悔和自新之路……

『唉現在我呢是活潑的泅者嗎不是是僥倖的被拯者嗎不是是可憐的溺者嗎又不是依我過去的事迹和情理言或者竟是個曾經拯救溺者的溺者唉渾渾的人世何竟留此不祥的奇怪的可惜的分子啊……』

雙蓮生憧憬幻想著一切但是他壺裏的酒卻並不
因他思潮之多增加一些出來反是酒下了肚平推
起一重重的靈海之濤最後酒壺便告了罄乏他悶
坐在椅子上給颼颼的涼風吹送了睡魔過來他也
並不把杯碟等收拾去兀自伏在桌上尋他無憑的
幽夢這是他浪漫慣的生活素常如此的
待他一夢醒來月兒已深深躲入陰雲中去悽悽

的安排成了一個將要下雨的景象。他站起身來，俯伏在窗欄一角下，瞧著牆邊的芭蕉，於深綠中烏油油地發著不顯明的亮光。龐大的葉子，拿一般張開似乎很命地把幾枝海棠懷抱著。海裳是他心愛的花，啊！依他的本意原不甘使它終日夜蟄伏在卑濕的階下。但是爲了它生命計，又不得不出此忍心看它受風侵雨蝕的磨難。幸而有這一叢綠蕉能代它抵擋些風雨的勁威，這終算在他的良心上得到一個不得已的安慰。便長長的嘘了一口氣，靜默地把窗子關上，劃上火柴，點了一盞煤油燈，慢慢的暖向

當他卸衣去穢的時候，玻璃窗上瀝瀝的雨聲，雜著秋階落葉的細碎聲，無秩序的打進他耳鼓來。古人說：「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則心頭。」果然，他現在是親嘗其味的人了。他雖很迅速地鑽進被

窩盡力把被角蒙著頭可是心中的鬱結不期然的強迫他哭了出來唉哭嗎這是他近來日常的功課了因為他眼角兒的一圈微腫已好幾回做了他促狹友人的笑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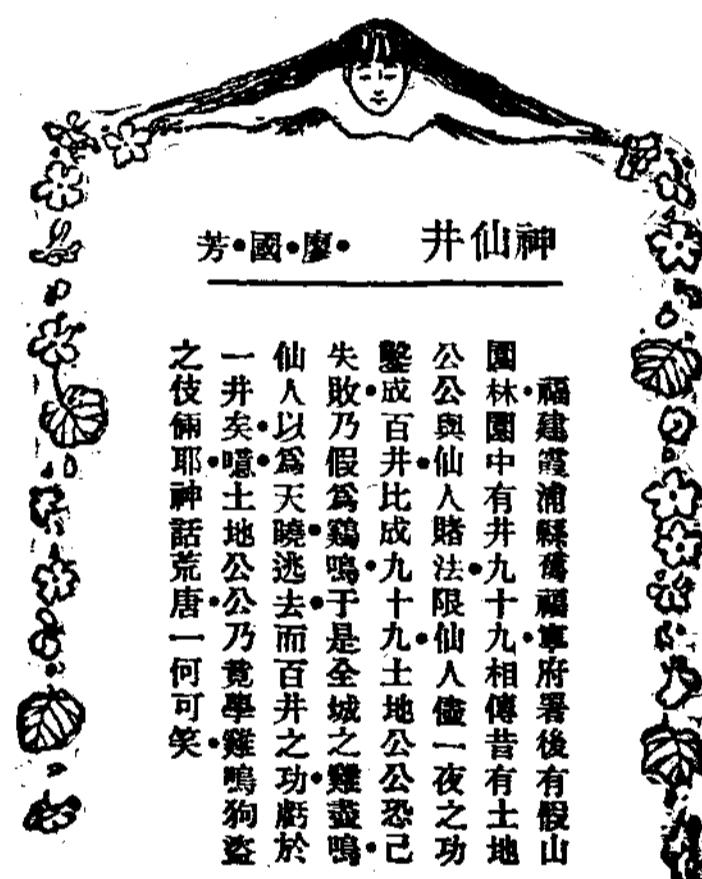
像這們一連落了幾宵悶雨雙蓮生的枕衣便平添出一塊濕痕二十這晚上天是變晴的了他無意中靠近窗欄舉著頭閒數天空中閃爍的小星倏的一陣簫聲遊絲般蕩漾過來不知怎的竟吹動了他

緊張的心弦高高舉起兩手也不管在平地還是在樓頭猛然撲向窗外一個立足不穩便倒栽了下樓的同志最後之親近只有海棠花支不住重大的壓迫多分是摧折的了



井仙神

福建霞浦縣萬福寧府署後有假山園林園中有井九十九相傳昔有土地公公與仙人賭法限仙人僅一夜之功鑿成百井比成九十九土地公公恐已失敗乃假爲雞鳴于是全城之雞盡鳴仙人以爲天曉逃去而百井之功虧於一井矣噫土地公公乃竟學雞鳴狗盜之伎倆耶神話荒唐一何可笑



印翻載轉止禁有所檔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發行
中華民國戊辰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
★紫羅蘭 第三卷 第廿一號

編輯者 周瘦鵠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漢口 東京 广州 長沙
福州 泰州
奉天

欲求出品暢銷須常川委託敵局規劃者
處今日世界凡百事業非有出奇制勝之推廣手段不足以圖生存而求精進本局設有專部承辦各商店一切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策劃凡
印
刷
物
之
須
敵
局
規
劃
撰
文
繪
圖
印
刷
者
廣
告
之
須
敵
局
規
劃
刊
登
於
本
外
埠
報
紙
者
敵
局
俱
能
妥
為
辦
理
如
承
見
委
請
至
大
東
書
局
事
務
所
與
魯
鈞
丞
君
接
洽



□ 定價與郵費 □

費 郵		實	冊
國外	國內	價	數
六 分	二分半	三 角	一 冊
七角二分	三 角	三 元	半年十二冊
	六 角	六 元	全年二十四冊
	一元四角半	一元	

無敵牌牙粉

劃一市價每包六十文

本牌牙粉·原定每包大洋三分·當時洋價為一千〇五十文·故售三銅元·現以洋價遞更·市售乃由四銅元以至五銅元·及至洋價至二千以上·早已應售六銅元一包·但買主只肯出五銅元·故不得已另出新方副牌牙粉·以應五銅元之買主需要·現因提高國貨信用·決將新方副牌牙粉·一律淘汰·自戊辰年七月朔起·專售正牌·劃一上海市價·每包另售銅元六枚·批發每盒大洋七角三分·其在外埠各地情形不同·當由各地經理·另自酌定·特此預告聲明·

(注意) 牙粉袋之正面印明無敵牌擦面牙粉居中四紅字者方是正牌售六銅元其居中係藍字者乃是副牌請勿誤認

家庭工業社上海總廠啓